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北 風

西北月刊第三四期合刊目錄

論文：
僑民問題的管見.....化 鯤

農村現狀.....惠 人

論社會生活與道德觀念.....曼 材

徵學問事業成功在乎勤勉.....郭道隆

農村一瞥.....甘守虔

苛捐雜稅取消了？.....馬連榮

邁進中的開發西北.....蕭維邦

恢復祭孔有感.....英 森

關於大學生失業的檢討.....李怡樞

對於五中全會開會感言.....郭顯樞

介紹幾篇講演辭：
什麼是新生活運動.....趙伯宏

救濟貧民的我見.....馬國翼

中學生應加緊軍訓.....馬 耀

什麼是新生活運動.....趙存儲

文藝：
末路.....恩 人

豐收後的飢饉.....伯 賢

別後.....李大昕

就是這樣.....無 稽

老實記.....郭道隆

憶.....楊富茂



雞換.....關 英

他兩的死.....英 森

野習前後的雜志.....名不具己

我的照歲碎語.....貝州人

記頤和園之遊.....伯 賢

平津道上.....趙存儲

風雪之夜.....梁鏡賓

翻譯：
淘氣的小孩.....淚 人

短詩：
追悼已逝去一年的馬天良君.....蕭維邦

新年.....張 章

青年.....李怡樞

恐怖.....正中

霧後的雪.....東 早

熱袍.....慶 英

雨.....子 興

箴言漫語.....楊 儲

校聞：
初中講演競賽會.....

校內隊際籃球賽.....

結賬.....洛 琪

圖書部統計.....

日 期：二 十 四 年 一 月 出 版

地 址：北 平 宣 外 街 西 北 公 學

論 文

僑民問題的管見

化 鯤

這問題在表面上看來是沒有什麼的，值不得人們的注意；至於外國人的保護僑民，殖民競爭等等的東西，在聰明的中國人的眼裏瞧着是太無味了，似乎有點傻瓜，或者以為他們犯了神經病了哩，所以中國人誰要一提僑胞問題，便認為這個人無聊，因為這種習慣的關係，好像就變成了一種自然的趨勢，中國政府對於僑民也是居在旁觀的地位，一切是不加過問的，不過這也是事實和環境的所致，因為事實告訴我們說：華僑問題就根本不許中國人稍加過問，這就叫我們不能離開事實恣意妄言的，至於它的內幕是複雜的厲害，以我這個學識淺陋的，對於社會事實一點也沒有認識和經歷的中學生說起來，那自然是顯的幼稚，錯誤不免百出，更不敢說什麼叫理論了；不過這僅僅以我個人的區區之見來近似瞎扯的說，就請你們原諒吧！

說到中國人的履跡海外，開端是很早很早的——最近美學者在菲律賓，掘出陶器，證明華人到菲遠在有文字以前，在墨西哥也曾掘出中國古錢，秘魯公園中有華文太歲碑——雖然從前中國是閉關自守的國家，但因為當時環境的關係，出國經營的人仍是很多；（最初不過只為謀生，

談不到什麼殖民）至明會極一時之盛——明史中云：中國人之僑居呂宋者，有數萬人——最大的原因，要算是鄭和下西洋了，聲勢所至，聞風披靡，凡到外國去的，可以說任意發展，在任何地方都受優待，不客氣的說：人家敬之如大爺，因此之故，中國殖民事業，也為之一振；同時也就是移民事業大盛的開端。

到了清代，中國的移民事業，在表面上已入了休眠狀態，其實人民出洋的仍是有大有人在，不過因為政府的忌恨，僑民的生命財產就沒有保障了，對於各方經營的發展，就感到困難，我們再翻過來看看，滿清到底為什麼忌恨華僑？原因很明顯，因為他們滅了明朝，中原之地就算統治於異族之下，凡具有民族思想者，為內地所不容，故不得已而出國亡命，鄭成功曾據台灣之地與清對抗三十餘年之久，後來雖為清所平，但亦煞費精力；於是清廷對華僑恨之入骨，視僑民為反叛，禁人民出洋的明令在諸法律——大清律例二二五條人民至海外者與通盜通敵等罪斬首——這就是中國殖民事業中途掀起的大波濤；因此給了外國人殘殺華僑的不少機會；乾隆時荷總督曾殺華僑數萬之衆，乾隆

只不過說了句：「羨民不惜背棄祖宗墳墓，出洋謀利，殊非本政府所願聞問。」西班牙在呂宋殘殺華僑數次，人數共有兩三萬，清室不會理會過，這種事情說起來實在令人齒冷，所以人民出洋的勇氣，遂為之頓減，這是我們自己影響於殖民事業不能極度發達的事實，至於外國，對於阻止華僑的發展和經營，更是無所不用其極，排斥華僑最初始自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的美國，後來各國都踵行此策，例如：加拿大徵收華僑入口金，一八九五年為美金五十元，一九〇二年增為一百圓，一九〇四年又改增為五百元，入口後那更是限制備嚴，再如澳大利亞：華僑入口時，必須經過一次考試，以五十字為限，自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四年，十年之久未曾有一華人因考試及格而得入澳境者，至於其他英日各國的限制法，那更是五花八門，這也是一個中國殖民事業不能充分發展的大原因，上面所說的都是滿清以前的事，因為那時殖民事業的不景氣，才種下了現在華僑備受虐待排斥的種子。

至滿清末年，革命爆發，革命軍的經濟來源，十之八九是捐自華僑，總理是常常在南洋華僑多的地方募捐；但華僑為切身利益計，亦有推翻滿清之必要，於是他們不惜出鉅資以求祖國革命之成功。現在滿清被推翻已廿多年了，但他們的痛苦，仍是有增無減，求助於祖國，實在有一「巡警擺手不管那一段」的感覺，這便是俗語說的「孩子大了忘了娘」。據最近僑務委員會的調查，截止到現在，綜合各國虐待華僑的條例已有百十七種之多，暹羅一國就有

十七種，中國的殖民事業，前途真有些不堪設想，不敢說是暗礁，簡直就是明礁正多。可是這危險的由來，我們如加一分析，可以有下列幾端：

弱國無外交，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也是華僑們每於受壓迫虐待之餘，望祖國而興歎的一點。中國不是在各地都駐有領事嗎？唉！那不過是聾子的耳朵罷了，終日只知吃喝玩樂，至於說到僑民，實在是「爾為爾我為我」，什麼叫打成一片，那簡直是瞎談，說到僑民的疾痛，他是膜不關心，高了興就提個抗議，不高興就連抗議也不提，因為他們從經驗上已經知道：就是提了抗議也不會發生效力，因為沒有武力作後盾；不過是當當樣子，藉以緩和僑民們的心情，所以提抗議乾脆不如不提倒爽快，這種事情我們是把它歸在弱國無外交項下的。

再一個原因是華僑本身的問題：我們在未討論華僑本身問題之先，先應該知道華僑的來歷。他們的由來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住在內地閩，粵各省，因感於內地生活之困難，又加身居瀕海之地，富於渡洋冒險之精神，於是不惜違棄雙親妻子，遠洋謀生。再一種是為內地所不容之盜賊囚犯，既見棄鄉里，故亦為死中尋生計，乃遠渡重洋。因為上述這兩種人都是死中求生，所以能吃苦耐勞，這也是我中華民族的特性：當地土著所不能幹的他們都能做，例如修鐵路，開金礦等等的勞苦工作，日久經濟漸漸充裕，因此遭了當地人的忌恨。再就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所以中國人的惡習慣——不講衛生，重利寡信等——他們都帶了

去，就拿經商來說吧！仍脫不了中國人所謂奸商的行爲，他們沒看透，以爲外國鬼子也和內地人一樣哩！以致受外人的卑視，由卑視而排斥。再一點才實在令人痛心哩！就是華僑們的智識缺乏，沒有遠大的眼光（這一點違反了聖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聖言），不知道團結的重要。又因爲受了中國傳統上的宗法社會的影響，只知有家，進一步僅能擴充到知有鄉，再往上說就不能了，於是結成了許多小團體。例如：福州幫，漳州幫，廣州幫，潮州幫，還有客家，海南等幫，各不相往來，也很奇怪，甚至於他們都彼此視爲寇讎，常因小事而起械鬥。好像是他們看着祖國裡打的怪熱鬧的，只恨自己不能親自參與，所以只好在海外也摹倣內地，以解其中國人性——好內戰——之癮；這一內戰不要緊，給了外國許多可乘之機，於是被殘殺被驅逐出境一幫一幫的被處治，就中以暹羅，墨西哥，日本爲著，尤其是日本，今天一批明天一批，河裏也推，監獄裏也送，槍彈之下的更不必說了。雖然時常看到外交部向日本提抗議的消息，結果於事何濟哩？假設和日本的一個莫須有的中村比較起來，到底相差多少？雖然近來科學昌明，數學發達，這問題就是歐美的大數學家，也是很難算出來的。更矛盾的是：日本雖然積極的排斥華僑，但他自己却積極的向南洋各地進攻，想奪取華人手中的經濟大權，這幫子倭寇，叫人們對他實在有「後生可畏」的感想。因爲我國人，對於華僑素來的不注意，所以對於華僑的準確的詳細數目就不知道：雖然有好些人藉着考查華僑

實況的好名子出國，其實滿不是那麼回事！不過僅僅要到海外去觀觀光，溜達，溜達罷了。所以從前只根據外國人的調查；據最近僑務委員會的調查；僑胞人數是七百八十三萬八千八百九十五人，內中以暹羅爲最多，大約有二百五十餘萬。

僑民的救濟問題，可分作兩方面；一方面是治本，一方面是在治標；如果說到治本，那就不能信口開河，必須根據事實來作對象，在上面我們已經說了，華僑所以受虐待的原因，至於「弱國無外交」那一項，我們這裏不便妄加討論，我們只有希望國家趕快強盛起來（強盛的辦法非本題所應論及），外交上也就可以持理交涉了。下面我們所討論的只限於華僑的本身問題，可分作積極，消極兩方面；積極方面；僑民必須把惡習慣，壞行爲改掉，叫人家對於「唐人街」這名詞不致發生惡感，再一步華僑內部必須切實團結起來，至低限度，可以不被人利用，同時華僑的勢力也自然因之增厚，再能和當地的本國領事聯絡起來。作未雨而綢繆的準備，絕不可再臨渴而掘井，甚至於連井也不掘，這樣一來，雖不能將華僑地位日臻優越，但也可以改良現狀。由此積極方面的施行，我們便可聯想到消極方面：就是在僑民集聚的地方多設學校，使僑民及其子女們有向學的機會，並輸入以祖國之文化，使其對於祖國有真實的認識和信仰，同時也可以堅強了他們對祖國的擁護心，也可以使他們得到普通的常識；因此對於積極方面的實行也就容易了。說到學校的設施，是非藉領事的力量不可

，因為僑民們不暇顧計到這種地步，同時他們也沒有這種智識和感覺，他們認為受壓迫是天理，是命理注定，不過只於長歎之餘怨恨自己生為中國人而已。因此對於僑民蒼萃地方的領事人選不能不特別注意；不能說和某外交大員是親戚，或和某委員某部長是當家子，國內沒位子啦，就去作領事，逍遙海外，結果滿載而歸。所以對於領事必須經過慎密的攷查，或嚴格的試驗，看他對於僑民問題是否真有研究，如果沒有研究，就乾脆別讓他出國，以免財事兩虧。

治標的辦法：僑民歸國的日子多一日，一部分是被驅逐出境的，其餘的一大部分是失業海外，生活問題不能解決，飽嘗了異鄉飄流之苦；於是不得已再歸國謀生，因為他們出國時就不富，所以回來時依然是窮，雖然被驅逐出境的僑民們在當地有些財產，但是不許帶來，尤其使人心酸的是：這事情是被日本驅逐歸國的僑民發生的，原因是僑民中有娶日婦的，回國時只許中國男人登輪，日女是不准同來的。啊！在夫婦訣別時的片刻，是什麼樣子，心裏是什麼情緒？我們都可以想像的到。這種不人道的待遇已經加在弱國僑民的身上；所以對於歸國的僑民的生計，政府應當妥為籌畫，叫歸國的僑胞們不致有凍餒之虞，以示祖國對他們尚未完全忘掉，同時也不致叫海外的僑民對祖國失望，由失望而對祖國的觀念淡薄，因為這是國家對不住他們，固然他們本身有本身的錯誤，但終久是國家對他們沒有盡到國家對僑民應當盡的責任，使他們受到顛沛流離

的痛苦。試看外僑在中國所處的地位，胡作非為，任意橫行，賣白面，販嗎啡等……中國對他們仍是維恭維敬，恐失待奉之道，我們可按這樣一分析：外僑在中國要算是一等國民，本國土著是二等國民，至於說到海外僑胞，要算是三等國民了，恐怕還不如。

前幾天曾聽說在安徽省水陽鎮的不毛之地，設立一個「僑樂村」，顧名思義，就知道是為安置歸國僑民的地方，組織聽說很完善，還有什麼鄉村合作社，詳細辦法早已見諸報端，勿須贅述。聽說十二月十五號已開始登記。第一期只限二百人，至於真實的詳細情形都不敢說一定，因為中國人素有吹大氣和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毛病，尤其是近來的報紙，消息更不可信，只是睜着眼睛說瞎話。

西北的重要，凡關心時事的人，誰都知道，就是執政的也都以談西北為時髦，但開發西北並不是個空洞的問題呀！必須得腳踏實地的去開發去建設，現在既然歸國的僑胞們沒事做，何不用國家的力量把他們運送到廣況饒富的西北去，作為真實的開發西北；因為華僑們的經營力很強，一定可以得到良好的結果。不然仍把僑民們安插在人口擁擠的內地，尤其是以人滿為憂的中國南部，那自然是要發生人口太密以致影響到生活問題的不能解決，由生活問題而干延到掠奪發生的不良現象。這樣說來，一定有人這樣想：回國的華僑可有多少啊？偌大的西北，讓他們怎麼經營建設，試想開發西北是實地的，漸進的，並不是說在迪化，哈密等地蓋上幾所高樓大廈，修上幾條柏油馬路，

就算開發了西北；要想真實的開發西北，是從局部的農村建設起始，然後人口日增，才可以談到廣汎的西北建設。如果要拿俄國人最初經營西伯利亞的事實來對照一下，那就更明顯了。

實在說吧！我國的一大部分人，尙沒有感覺到殖民事業的重要；例如英國僅以東印度公司之名而併印度，我國人的殖民是沒這種野心的，因為我國人向以文明古國自負，和平天性自豪，什麼事總一寬仁爲懷，不主張競爭。但要拿達爾文的進化論來說，那就糟了；什麼事都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換言之，物之不競爭的要受天然的淘汰了。華僑們在海外除了自費之外每年還要寄回祖國不少的款子，大約每年有一萬萬二千萬兩。這個數目可真不算小，像經濟已破產到這種樣子的中國農村，金融的流通，實在

農村現狀

中國以農業立國，當然經濟便是農業的經濟，文明也是農業的文明，農民自然佔大多數，總而言之，農業便是中國的性命根子，農業不能振興，國也別打算強，現在農業這名辭漸漸的時髦起來了，研究農學者也日多，而我國的農業爲什麼反日趨破產呢？現在的研究農學者，我們從表面上看起來，當然要以現在農村的狀況爲對象，但是實際上細細的去觀察，實在的不是那沒回事，拿這研究農學當作找飯碗的捷徑，也不過在幾十畝田內，試驗種種的新式方法，試驗的也到真好真妙，而試驗者也到心滿意足，然而

是得助匪淺。不信瞧瞧中國鄉村的現狀，就是有東西也換不出錢來，我們家鄉今年麥子曾賣到五角錢一斗，因爲納稅是只要錢的，五角一斗，賤是够賤了，但有誰能買呢？這個原因是中國現銀流出的過多，感到了銀元的缺乏；這種現象在城市裏也可以看的出。就拿北平說吧！去年的時候，每元錢才不過換四十幾吊，今年呢！已經是五十多吊。我國既然感到現錢的缺乏，而華僑只向祖國匯寄，那自然是有補於我國金融。不過近來外國人心眼也多了，處處和僑民爲難，所以華僑近來寄回本國的款數日漸降低了，我國爲各方面的利益計，也有積極保護僑民的必要。最後了！我只希望我國的殖民事業，不要在「因不競爭而受天然淘汰」的條件下，無聲無息的消沉下去。

廿三年，十二月，廿三，午後三時。

惠人

我們再往農業的基本地帶——鄉村——走一趟，他們仍用他們祖傳的老方法，一絲一毫也沒變動，該到有害蟲的時候，一點也不能防除，與那研究學者，一點也沒發生關係，你研究你的新方法，我用我祖傳的老方法，各人幹各人的，唉！這樣研究下去，農業不會振興的，照例破產下去，頹廢下去，或許更快些也說不定，我國的農業，我看不大須要這種研究法，在幾十畝田內試驗試驗，中國的農業就會振興嗎？這不是舉一凡三的事情，我們要想去振興他，必須拿農村的現況作對象，然後再腳踏實地的一步一步的

去走，那我們的農村便可有望了，現在我把鄉村的狀況簡單的說說。

(一)苛稅雜捐——苛稅雜捐可說是人民的桎梏，也就是農業前途大障礙物，這桎梏去不了，人民永沒有反身的希望，現在雜捐的名子，簡直花樣翻新，無稅不苛，無捐不難，不用說有天災人禍，就是豐年，也不够苛稅苛的，雜捐捐的，把全收獲的都叫苛稅雜捐吸收去，再用什麼養活一大家人，這還是豐年，要是荒年呢？稅照例的苛，捐照例的雜，到底人民還那裡去弄錢去，所以就不免找些攪擾之途，以應付苛稅，養活家人，俗話說：「鬼子急了還咬人呢？」何況一個人，就瞪着眼活活的餓死嗎？我們看報每天總是有「……某省某縣土匪猖獗……」再不就是「……某街某銀行白晝搶案……」或者「……驗明正身，用載重汽車一輛押赴天橋……」這也難說，政府近來大概也許看透了這一步，廢除苛稅雜捐的呼聲高得很，現在也有實行的了，不過還沒有全完取消，而並且也沒有全國皆實行，總是要最短期間內，促其實現，是所至盼。

(二)貪官污吏——打倒他們老先生的口號，簡直嚷得太俗了，晚上做個夢也還要嚷呢！我們看看究竟打倒了幾個，還一塊也沒有打倒哩，說是老者不去，少者不至，老者一去，少者即至，一班一班的到沒有少了，還許增加了不少的新貪污，一到鄉下，便時時刻刻印在你的腦際內，就像電影似的，一幕一幕演過去，就會叫你伸出舌頭來半天縮不回去，他們就像寄生蟲似的，寄生在苛稅雜捐上，

去吸收民脂民膏，如果某種稅來了，先說一村的村長，自己種的地不納稅不用說，還得多少再得點，再看里長——合數村爲一里——當然也是照例剝一層皮兒，然後再到縣長省長……到底他們使多少我們也沒有深刻的研究，總不任少處，凡是一層一層的剝下取一層也不會漏掉的，本來是一畝地內一角，叫他們順便加加，就加上了二三倍，現在的民，正在受着這種苛裡加苛的稅哩！除此之外，們更用巧妙的手段偽造稅，我們前任縣長有一次，召集各村長里長等說：「我對你們縣治理的不錯吧？」各個長們呢，總以大老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總是拍兩下才好，當然不約而同的答說：「好！好得很：簡直的太好了……好……好……」，「既然好，可不能白好！你們縣裡的人得報答報答我……」於是乎各村長東走西顧，每畝地納多少錢，這是縣長的命令，誰人敢不聽，敢不拿，人民受了多少辛苦，縣長可足了呢！不過這也難說，他是用本錢買來的，要叫他賠些本錢，他是絕對不願意的，誰家不是用本來求點利呢？他既然用了不少的本錢，當然要得求點利，不然誰也不去幹這賠本的事情，怨不的現在的人，腦子內直個官……官……官……的呢！哈！本來苛捐就够受了，又加這些意外的稅，到底想想人民怎樣受，怎樣去應付他們。

(三)土匪猖獗——既然苛稅雜捐，貪官污吏，並駕齊驅，蒸蒸日上，勃勃日興，人民當然受不了這些痛苦，走正路走不通了，不得不想個斜道，這個看見那個不勞而獲

，又舒服，又痛快，於是乎就入夥作案，日積月疊土匪也勃勃日興，土匪既然日盛，而人民生活更覺困難，有地不能種，既種或不能收，農村既然如此，中國正個農業也大大受影響，我們看報紙上，天天有飲彈的，不過誰不知道殺人者死，沒有法子，也只好冒着險的夫幹，如果是酒足飯飽的吃着，高樓大廈的住着，沒事帶着兩漂漂亮亮的小姨太太，汽車一坐，公園裡一逛，電影一看，戲園裡一呆，跳舞場裡一跳，他絕對也不作這種不保險的事，誰也不是上了這種癮不過非幹不可。

(四)現在使用的器具——現在鄉村中使用的各種器具，與從前的並沒有多少不同，與西洋各國比較起來，簡直差得太多了，我們日夜勞動，趕不上人家幾小時作的工作，當然是生產趕不上人家生產的多而美，收穫也是一樣的，人家用機器，而我用人工，總之我們費力多，而所得報酬少，從前用這種簡陋的方法，生產的多少，總還可以够吃的，現在人口日增，稅捐日繁，怎樣還能够吃？所以一般研究農學者，不要只在幾十畝地內，試驗各種新方法，新機器，要實際去改良現在鄉村各種器具，令其把各種笨的方法去掉，而用各種新的方法去耕種或收穫，用了新的方法以後，自然生產量要增加，人民的困難生活也可慢慢的解除。

(五)現在的農村教育——說起鄉村的教育的來，真是更落伍，直到現在，仍是一股子私塾的神氣，借了某農家的閒房子，請個一瓶不滿，半瓶子直晃的小教員，把所有的功課，都歸一人担任，那教員的薪水，全年不過百餘元，

當然請不到好的，現在有一般人，專嚷着到鄉村去，怎麼在鄉下一個也看不見，莫非跑到鄉下藏起來不成？請的教員既然私塾氣，關於兒童的心理，兒童教育，一點也談不到，甚至大發威風，將一般天真瀾漫可愛的兒童們，壓制的死沉沉的，臉子本來是水紅的，要一進學堂門，不到半年，立刻變成炭白色了，走起路來總要邁方步，上起課來，也不論幾點鐘，也不論禮拜，也不論暑寒假，學生自早晨起來就上課去了，只有正午吃飯的時間出來走走，其餘的時候，完全死坐在學堂裡，一天惟一的希望，只有正午回吃飯的時候，和上廁所的時候，所以一到他們的學校裡，便可看見，上廁所沒有一個時候斷了過，在一年的唯一希望呢！就是秋麥裡放學，再不就是教員回家的時候，別的日子一點希望沒有，關於學內方面呢！沒有像城市內的學校，有各種的玩器，有各種運動器械，所以鄉中一般的兒童，沒有一個願欲到學校去的，不像城市的小孩不叫去不成，所以一般的小學生，在家庭有父母的命令，在學校有先生的壓制，不去又不成，便想了個巧妙的方法——逃學——自早晨吃飯以後，便上學去了，其實走到學校門口時候，便溜之乎也了，正午也回家吃飯，吃了午飯也還是假上學，於是乎這一天的學便上完了，在真到學校的時候，便對先生說說「有病」，或者說：「我母親叫我去姑母家裡去來」，於是這一天，便神不知鬼不覺的混過了，小學生們得了這個妙方，便隔不幾天，逃一次，也有逃不妙的，便受了教員毒打的也有，這樣馬馬虎虎的上到三四年

學，一個活潑潑的青年，便造成了個整個的書呆子，也能說點之乎者也的了，於是教員自己以爲也算盡了責任了，所造就的這般學生，也便是他理想的學生了，關於什麼是國家，也不知道，或許你問是那國人，他也許不知道，關於國防情形，國家現況，更是不知所處了，這一般人出來，便又作了人師了，這是一般能生活，能湊合着吃飯，人家的子弟，那不能生活的人，連這糊塗的教育那裡受去？叫這樣的人，去改良農業成嗎？能改良嗎？現在一般高嚷到鄉間去的人，可快快去罷！現在時時刻刻等候你呢！越快越好！一日不去，如三秋矣。

(六)現在的天災害蟲——中國的農民向來本着憑天吃飯的精神，拿現在來說，如果到播種的時候了，天降了適宜的甘霖，那就兩啞叭打杖沒話說了，如果不下雨，或零雨過多，於是乾瞪眼一點辦法也沒有，如果禾苗正旺，忽天不降雨，而那智識簡單的農民，請那樣神這樣鬼，說以爲自己有罪，得罪老天爺了，老天爺生氣了……等笑話的很，現在各種的害蟲也是非常多的，不過人民對於這種災害，也是沒有辦法，他唯有用迷信祈求的方法，也以爲這是老天爺使他來害人民的，並不是他自己來的，如果蝗虫來到自己地內，就祈求道：「蝗虫神！蝗虫神！不要吃我的！吃四鄰！」不但不加害於他，而反到保護起他來了，自然了，這種東西，不管什麼神什麼鬼，餓了就吃，管他誰的是誰的了，吃了再說。

我們在報上，也常看見某區黃河災民多少，這些無家

可歸的農民，固然也有救濟會去救濟，但沒飯吃的也不在少處，近來有些過於聰明的人，借此時候，出了什麼黃災獎券，發點財，名字到不錯，賣的錢去拿救濟災民，其實却不然，不能一點不拿出點來，凡是說要一大半歸入私囊了，現在的人民受水災的害，也是非淺的啊！

(七)現在的原料種子——現在的農業，既受着各方面的壓制，各方面的摧殘，農人本身智識簡單，所以關於原料種子等問題，也不會自己去改良它，使它如何發育的好些，因原料之不佳，種子之不良，種在地內，當然不能出來，既出來，也發育不好，所以生產的少，這也是個原因，不過現在研究農學者不是正在研究這種問題嗎？盼望他們積極的趕快研究，研究好了也不要只在幾十畝地內自己耕種，不告訴人。

(八)現在農村的交通——我們在都市裡，有火車汽車電車馬車洋車……等，我們願到遠方去，有火車汽車，近則有電車洋車，說上那裏，抬脚就到，要到鄉間，要再找這些個車，可就難了，睜開眼就看了老牛破車，坐着牢穩，走起路來，終日孜孜也走不了七八十里路，且使的頭暈眼花，飯也吃不下去，不過這也沒有辦法，不能像在都市裡似的，想坐什麼車，只要有錢，一叫準來，在鄉間那種車，坐着實在沒法坐，不過也沒法子，要不你就不坐，自己沒命的用兩條腿走，走的兩條腿酸的簡直一步也不願邁了，那就不怕你不坐了。

(九)現在鄉村女子——我們現在都市裡一出門，便可

看見一雙一對的情侶在街上走，男者洋服翩翩，女者鞋根高高，走起路來，又說又笑又歡又樂，真美的厲害，你到鄉下找一世紀也不準找一塊這樣兒的來，她們一輩子也許十里路沒出去過的，自小孩子約三五歲的時候，就把一雙十指齊的腳，裝在一對尖尖的小鞋內，一直到十五六歲的時候，叫她立正十分鐘恐怕那真是難事，不過這時候也算痛苦的時間過去不少的了，在這十五六年內，那自然是更痛苦的了，不過我們也沒身臨其境，對於她們痛苦的真情，也感受不到，看着凡是總够受的吧！這時她們走起路來，說要前進第二步，也得後到一步，這時便要她們更換環境的時候了——出門子——她們自然更不知道什麼三五角的戀愛，她的命運在媒人的一副嘴，和父母的興與不高興了，等到嫁了以後，那就是好更好不好也好，凡是就是這樣了，碰見家子好人家，那就算貓碰見個死老鼠碰着了，總而言之，大概好的不大好碰見，俗話說：「多年的媳婦熬成婆」現在的婆婆也是當年受過了酸甜苦辣的滋味，到現在還不發發恨嗎？而做媳婦者當然也沒方法去抵抗，自己便認這是應當受的，便默默的實行了蔣介石先生的三幹主義，幹個幾十年，老者死的差不多了，自己也有把小年紀了，成了！這便是到做婆婆的時期了，不過這時離

論社會生活與道德觀念

人類一切的行為及一切價值的批判，都是社會生活的

自己的死期也不遠了，凡是一個鄉中女子必經過這條軌跡，也可說是鄉中女子定理。

我們從上面看來，要復興農村，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不是能在幾十畝地內，試驗試驗農業就會復興了，不過要復興他，也不是一種問題，我們剷除貪官污吏是政治問題，要掃滅土匪的擾亂是地方治安問題，廢除苛稅雜捐是財政問題，辦理農村交通這便交通問題，改良耕種法原料種子及害虫等問題是研究農學者的問題，而關於農村教育等是教育問題，總而言之是很複雜的問題，我們要去改良他，復興他，必須把這些問題一步一步的去改良，那我們的農業才有望，既然農業有望，我們的國也有再強的希望了，現在有一般人，搖頭擺腦的說：「我們中國，好！人民美而秀，土地膏而豐，地大物博，人民又多，該會強不了？真奇怪？」我們人口也多，不過生之者寡，而食之者衆，土地現在日小，我們就好像一盤子熱饅頭在衆狗窺視之下，那個角上看不到，就會立刻被偷一塊去，衆狗個個紅着眼睛，因為狗怕狗的問題，那一個也不敢上來獨自去吃。

一九三四、十二、二十七、燈下、

曼材

反映。這是無可疑義的吧！譬如，「自殺」這個問題，我們從表上看來，好像是完全出於個人的意念似的；但是如果

我們要留心考察一下，則必能發現一切自殺的行為，都不是出於個人的本意的，而確實是受了社會環境的逼迫，因為，自殺行為是根本與人類生存的本能相反的。所以我們要明瞭自殺這一問題，決不能離開社會環境的探究，自殺的動機是社會強迫個人而做出的，是個人不能適應社會環境所產生的結果。由此可見，社會生活之足以支配整個的人生，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了。

二

道德的規範，是人類的社會生活的技術的規則，人類是道德的行動者，那不外是由於共同活動的必要而發生，沒有道德的社會存在着的假定，是無意義的，所謂共同生活的必要，從別一方面看來，就是所謂矛盾的抑制，社會無論在其全體或在各部分，常充滿着矛盾，從這矛盾的場裏而進步起來，這些矛盾不能不為在一定的程度，使着什麼均衡條件所制約的，不然的話，社會自體便一息不能存續的。道德的規範，就是這種均衡條件的東西，而其共同活動，矛盾的根底都為經濟關係所決定的，所以道德規範不能和各時代的經濟的構造衝突，換言之，就是每個歷史時代的理想隨着生產關係的變動而在不斷的變動着。理想是時間地制約着；歷史的各個階段，使人類的思想發生變化，喚起其變化的，就是社會制度和生產關係。其中的主要動力還是經濟組織的變更。

道德的規範，應照於人的進步的每個階段而變化，這有許多實例可以證明；在原始社會，因為生產手段的簡

單，而不能不限制人口的增加，遂使遺棄或殺害老年的父母及殺害嬰孩，成爲一個道德的規範。（至今非洲黑人猶以「五十而殺其父」爲道德的高尚者）不消說，今日我們把他看做大逆不道呢，奴隸的所有毫不和人類的倫理的理想相衝突，阿里士多德曾以奴隸看爲國家及社會的自然的物的基礎，後來，把戰敗者不殺而作爲奴隸，比較把戰敗者整個殺戮的原始社會的戰爭，的確是人類過往的進步之一。在阿美利加的奴隸解放以前，南部諸洲的知事及僧侶之中有把奴隸的解放運動稱爲「人類之敵」的，中世紀的寺院法禁止徵收利息，而近代國家的法律却在民法上規定了利息的正當及其界限。這是除了經濟之理由以外，還根據什麼可以說明的呢？再如：在民國以前，都以忠君爲高尚的道德，可是到了現在，則又以自由爲人權了。昔日的婚姻，都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爲人子必尊的規範。而今則以戀愛爲神聖不可侵犯，我國人士向以孝親爲道德的基礎，而歐西人士則又不以爲然，這是除了社會制度之理由以外，還根據什麼可以說明的呢？「善惡的觀念，由民族而民族，由時代而時代，非常的轉變着，其結果，那些道德的觀念，幾乎是相互間常常的直接矛盾衝突着」，這真是千古不滅的大道理！

三

我們既知道：道德觀念是歷史的產物；那末，當我們要批判某一時代的社會的和個人的道德觀念，我們不得不先看着那時代的社會制度和經濟組織如何，更清楚的說：

一切社會生活——自然道德也在內了——都是由於社會制度和社會經濟的構造而決定的。我們試看：由近代工業革命的結果，而產生了資本主義制度，於是封建時代的道德觀念便隨之崩潰了。又因為近代科學發達的結果，和人類進化的展開，經濟組織漸趨嚴密了；於是人類的思想發達，文化提高，對於迷信的道德觀念，慢慢的減少了……這些極明顯的事實啊！現時資本主義已走向末路去了，新的社會將要產生的；舊有的道德觀念還適合嗎？

四

近來我國很有些人以恢復我們的固有的舊道德為復興民族的唯一途徑者，固有道德雖然恢復，果能復興中國民族嗎？所固有道德就是歷史上的遺留下來道德觀念；它能不能適合於現代的複雜的社會形態？祇要我們觀察觀察現代社會的動向和世界潮流的趨勢，我們就不難知道，我們的固有道德是行不通的了。況且，現時中國民族外而受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內而受着軍閥官僚豪紳階級的暴斂，

欲學問事業成功在乎勤勉

干將莫耶，不是古時的良劍嗎？如果不加砥礪，則不能成為利器。松柏桐梓，不是世上的良材嗎？然不加修理，則不能用為棟樑。夫干將莫耶以及松柏桐梓等……。還得要先加以砥礪和修理而後可。而人生於地球之上，對於萬事萬物，那裏能生而知呢？然則當如何呢？不消說首先必須求學。孔子也曾說過：「人無生而知之者，孰能不

這重重的壓迫，致使中國民族的生存受了絕大的致命傷，以致目前的社會情形，紊亂到了極點，人民的生計無法維持了，於是為匪，為盜，為賊為……的比比皆是。這無怪叫那些大人們看來，要說：「人心不古」，「道德淪亡」了，或者，他們也許有見於「九一八」大禍的招起，東北四省的喪失，以及國家將要滅亡的責任……都要歸之於這些人們的身上；不然，怎麼會要以恢復固有道德來復興中國民族呢？咳！中國的民衆們！也真可憐到極點了。

人類一切的行為及一切價值的批判，都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我們復興民族的途徑，如不在改革政治制度，變更經濟組織，解放民衆的生活上去下手，徒以恢復固有道德來號召，這真如緣木而求魚了！

我們要現實的順着時代潮流的適應社會環境的——自然是客觀的環境——新的社會道德呀！

三年十二月

郭道隆

學。」由這兩句話看來，可見雖具徇齊敦敏之資，或有曹植八斗之才；亦是不能不學的；况一般庸衆呢？是更不能不學的。

夫吾人終日處校，苦讀寒窗；今日學，明日學。但只知學而不知勤勉溫習。如今日所學，明日即棄；明日所學，後日即廢。以致數年後，終無所得；從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肚子裏有把貨，然從實際上來觀察，則不免是個飯桶。與不學者是無大區別的。所以求木茂盛，必先固其根；欲水暢流，必先浚其源；欲學業成功，必先勤勉。故如不欲學業成功則已；如欲學業成功，非勤勉不可。有些學者，捨勤勉二字而欲學業成功，如此者，豈不等於守株待兔，緣木求魚嗎？豈可得呢？所以勤勉二字，就是學業成功的基礎，建功的方針。由是可知，人那可不勤勉呢？如農人能勤，其收穫的五穀必豐；工若能勤，其造物必精；商能勤其貨物必易暢銷。況我們一般青年呢！是更不可不勤的。怎樣說呢？一人的光陰有限，天下的事理無窮，人對於學業，整日用心研究，猶恐不及，何況不勤勉呢？不看古時的人嗎？車胤囊螢，孫康映雪，孫敬懸梁，蘇秦刺股，這不是因為勤勉的緣故嗎？所以茲數人，終成大儒，名垂後世。況且今人天資薄弱，欲成大儒，名揚青史，對於學業不尤當勤勉嗎？

而今一般輕薄青年，不但對於學業不勤勉，並且將學校當作旅舍，上課當作消遣。終日是錦衣繡服，不但是起居於高樓大廈，而且影院劇場亦不絕他們的足跡，藉父兄的餘蔭，列坐而食，無所用心。空空的消磨了寶貴的光陰；外表上三年復三年，小學又中學，模模糊糊的混過去；可是如問以進德，茫然不知；問以修業，啞口無語，像這般滑稽事情，真令人捧腹。像此等只徒有學生之名，而無學生之實的膏粱子弟；一旦幸運不好，家道中墜，窮家蕩產，一敗塗地；那時自立不能，謀生乏術；將何以爲生呢？

則必至流連失所；或爲盜賊，或爲乞丐而後已，所以不勤之害處實在可怕呵！

然則當怎樣勤勉而使學業有成功之希望呢？關於這一點我也不敢說怎樣勤勉才行，不過我在初中時，自己寫了幾條關於勤勉的方法，實行了一二年，的確使我得到的利益不少，現在貢獻在下面。

第一：求學的人，如果拙笨，就當自安於拙笨，切不可弄巧賣智，否則所誤更甚，夫拙笨者，如果能聚精會神，孳孳不忘的去努力，待一旦豁然貫通，則較以小智小慧而自暴自棄者好的多。

第二：求學的人欲求所讀之書永久不忘，必反覆溫習，宜時時想像書中之要旨，使深印於腦筋裏，不要囫圇吞棗，如是其成效自然是很大的。

第三：求學的人，應當廣覽羣書，比較其異同，揭發蘊蓄，淬厲固有的，採取所無的，久而久之，學問自然會增加的。

所以如果真抱定以上這三條，努力前進，將來欲登賢關聖域而不能者，吾未之聞也。孟子曾說：「天將大任於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段話就是表示担当大事的人，必定戰勝困難，戰勝困難的人，沒有不成功的。所以我們現代一般青年，應具有堅忍的志向，不曲不撓再接再厲的精神，對於一切事情，有始有終，不要虎頭蛇尾；更不要稍有挫折或略遇困難，便心灰

意懶，一籌莫展。我們還記得外國人譏笑我們——五分鐘的熱度——這句話是多麼羞辱呵！如果我們不具勤勉耐勞的精神，有始有終之態度，一定永久不能將這個徽號消滅的。

再抬起頭來，用望遠鏡看一看泰西各國，雄視地球而呈文明的景象，說到強比中國強；論到富比中國富。這是什麼緣故呢？無他，這都是由於國內人民盡能勤勉求學而已。所以賢聖豪傑之人迭出，能利用其所學的，為社會謀幸福，為國家圖富強。再回過頭來，看一看我國，對於學問事業不關心；全國四萬萬同胞，在弱不堪，以勤勞為可耻；所以懶惰成性，終日暮氣沉沉，精神萎靡不振；東亞病夫簡直是當之無愧。就是學，亦是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唉！我們不怕國計民生的凋敝，紀律秩序的紊亂；所怕的就是中國人對於學業太不注意了。以後我國人如果還是醉生夢死，將學問事業拋在腦後，不問不聞；我想不幾年的功夫，我國非亡不可。所以中國人口減少，而外

農村一瞥

地大物博，農礦富饒，耕者有田，人民安居樂業，真是幸福的很，這是理想中的農民生活，故諺語云「莊稼主納了糧自在王」，這是古時人們洋洋得意所表現出來的象徵，不過這還是閉關自守的時代，而近來大量的機器產生了，大工廠林立於都市之上，蠢笨的手工被棄，代替了千百萬的人民，而海道的往來繁複，交通日益便利，洋人洋貨

國人口增多，外國科學昌明，文化進步；而中國則不然。這都是因為學業不發達的緣故。

既往不咎，來者可追，而今而後，我們一般青年，苟能盡平生之心力以求深刻之學問，夜以繼日大加揣摩，千萬不要時而雲湧，時而星散。要知道中國將來或興或亡，都是吾輩青年之責任。如振起精神而研究各種科學；本着所學的，改良人民的生活，謀社會的幸福，圖國家之富強。如此，何患不能與歐美並駕齊驅呢？俗話不是說過嗎？「現在多耕幾鋤，將來多得幾粒；現在勤勉一點，將來快樂一點」。這幾句話雖俗，我看來真可以當作青年之經典呵！

但是這並不是空口講白話一般便能成功的。是要切實去做功夫，盡力去幹旋，否則只知虛談，不求實際。不免等於「畫餅充飢」「望梅止渴」一樣的無聊了。

噫！試觀古今中外豪傑所以成功於當時，而令後世景仰；無一不是由於朝夕不停，莘莘矻矻地勤勉而得來的。所以我說：「學問事業之成功，在乎勤勉。」

甘守虔

並駕齊驅而來，佈滿了整個的中國，關於國家的一切，握于洋人們的手裏，故中國人民當然就有點洋化了，任意支配，剝削，麻醉……，尤其是孤獨虎威的一般不要臉的東西，還是不認識自己，哼！我是一位……豈敢不受我的指揮，不受我領導！所以國勢日益衰落！軍閥們的蹂躪，兵匪的塗炭，苛捐雜稅，貪污土劣的盤行無忌憚，數十載

來竟無一日休戰，以至今日造成了這樣危險的地步，今仍在推進中，朋友們！農民們處在此種的惡劣的境域，天天在恐怖不安之下偷生，那一日才能解除呢？一日不解除，農民就一日不安，今日之農村崩潰了，人民陷落的更深了一層，國家也將要不能再支持了，如一個人的內臟已經腐爛他的生命的前途也就不言而喻了，我們每談到農村不禁毛髮立刻就要豎起，就會發楞，我會聽說：人自肯去動手，那就可以張嘴吃飯，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也奇怪，就拿迷信來說主所賜人們的恩惠不如以前了，他們自己認為這也許是得罪了它吧？那真是有點神祕了農人，怎會得罪了它！啊！這真是作夢，怎會談到主，太愚了，這事實明顯的在這裏擺着，他們真是愚人。全世界的人失業一天比一天增多起來，據我看來真可怕得很，尤其是中國農民，他們的生活實在可憐。從下面可以看出來的。

他們的日常生活簡單的很，從衣食住行來說；一年四季所穿的衣褲是自己織的布是完全自己的勞力所換來的結晶，尤其在夏季裏，不過僅穿一條短褲子蓋住腰部，天天光着腳皮厚的很，扎一下子，滿不在乎，在正午的當兒熱的陽光，晒得地皮熱的很，他們光着腳走過去，也不過只咬兩下子牙，吸兩口氣而已，吃的外不是自己所種的五穀，小米飯，紅高粱餅子，蘿藦鹹菜，甚至香油也不滴一滴，還是心滿意足，說我一輩子不缺高糧餅子才幸福呢！由此可知他們食物的要求了，住的也不外茅草的小屋子，牛眼般小窗兒，真是風雨不透，臭氣天天充滿着，行那更簡

單的很，差不多的人都是以自己的腳載着走，要是坐牛馬車的那就是闊起來了，關於衛生方面那更談不到，在田地裏工作時要是渴了，就把井裏的凉水提上來，趕緊的喝幾口，其中的微生物傳染病菌啦，那就不用提了，聞着味道就不佳。背上晒的起一層白皮棘領着，泥土幾有一錢厚。病了就把褲腰帶使勁的緊肚子，忍着糞穢糊糊過去，至于十分不能抵抗了，亦不過請位無智的老婆子，用針瞎扎幾下，流出些黑血來，心裏上過去了也許就算好了。雨時全都淋成水雞一般，光着腳跑回家來。身上若髒了，就到壩坑裏洗洗澡，而水的臭氣騰騰水混的幾成泥湯，洗完了略擦一擦身子，等到晚上睡覺，大個的蚊子乘機而來得一個大飽。

對於政事他們更是莫明其妙，他們每一說到城裏啦！縣長啦！警察啦！……，腿就會發軟，臉立刻會變色，甚至一生有沒見過城牆的。見了大兵尤其是胆怯，每遇大兵下鄉，他們算遭了惹，不死也得嚇的脫層皮，那時選些有才幹的男人——誰說能道的，去作招待員（因為鄉間沒有女招待），一不周到皮帶馬上就加身！以至於不愉耳之賞出口……他們只得忍氣吞聲，說起來，能忍的還是中國的老莊戶人家。

智識方面才是真正的可憐，百分之九十九不識字，如果這裏有幾個高小的學生，那算是寶貴兒，每人都高看他一眼，中學大學生那更談不到了是那吃人肉的東西們，喝血的豺狼們，就可任意的橫行無阻了。

一般的窮人們見了富人，也是提心掉膽的。雖着好幾丈遠就張着大嘴！迷迷着眼兒。強作笑容和和氣氣的向他叫：爺爺，那裏去呀！吃了飯嗎？怎麼溫柔好聽就怎麼去說，怎麼能使高興，馬屁怎樣拍得響怎樣去拍，真如狗見了主人，搖擺着尾巴表示很歡迎的模樣，第二句話再也不敢說，恐怕犯了忌諱。他走遠了，自己也不過只是番一番白眼珠，咬咬牙而已，甚至乞丐們有時也不敢向富人家要東西，大聲話也不敢說！因他要一不高興小民就會……！雖沒有多大權威，然也亞似一個小魔王。

土匪們自然是橫的很。不管三七廿一毫不客氣的，爲匪作歹真像不怕死是的，但對於小魔王特別的表些害怕的樣子，不然他恨一下心！土匪們或就被收復了，完了大事，大洋錢叮嚀響的讓他們看着使着，小寶貝兒天真爛漫的樣子在街上誰敢通一指呢？綁票那是毫不介意的。而最難過的是不缺吃穿的小民們！每日生活在恐怖的不安的狀況之下，不知活至何時。

近來農村崩潰的愈發利害，大部的人民沒有正當的工作，社會一天比一天紊亂！都市人往鄉間跑鄉間人投向都會！結果仍無辦法爲了生活的壓迫，也不顧計生死只得去找飯吃，遂發生了種種的社會問題，即是有地者也不能耕種，收穫來後，除了一切費用及稅捐外，一點也不能餘下；而人口日益增多，生產不能增加，整個的農村全陷于無辦法中，前途危險的很哩！這樣嚴重的問題，必求對症下藥的根本解決才是。

他們的生活既是這樣可憐，而他們爲國家的至要者。國家對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也就是國家沒辦法所出產的不能消售，進口貨反倒比出口的多，久而久之農村將有完全崩潰的一天。從天然方面看來，例如今年的夏天南方遭了旱災，北方受了水災，連年告罄，生之者寡，用之者衆，在那時天天報紙上見到，某地方旱得禾苗枯萎了，某地方水淹了，某地方又下了雹子，全靠夏天的農民，聽天由命的農民受了天的災禍，生活更成爲問題，因此又增多了一部窮人，故現在洋米洋面大量輸入。唉！實在可憐！農業國家竟糧食不够用。真是笑話，工業國家又怎樣呢！我們吃的東西自己就不能供給，如中山先生說：人口啦！政治啦！都能亡我國家，吃的東西也能亡我國家的，故農村對於整個的國家生命的延續，自然有很大的關係，農民遭了這般的痛苦，而一般有眼無珠者……仍任意的蹂躪，在鐵蹄底下的農民不能反過身來，同時也不知去反身，唉！可憐的農民，你們仍是以爲自己作的是甜蜜的夢吧，豈不知是沉醉了，今日政府免了苛稅，明日當地改個好名兒來向農民剝削，貪劣比虎狼利害呢！牠的爪兒尖的很，專門吸血，不知何日把窮人的血吸乾呢！到何種程度爲止呢！

人民爲國家之要素，無人民那能成國家，故中山先生說人口可以亡人國家的，人民既如此重要，所以不能不保障他們的生命，維護生活的安全。尤其是中國以農業立國，農民自然最多，我們必須保障他們，中國方能存在，國家之一切全賴農民，而他們危險至此政府竟漠然視之

不設法挽救，使他們如同遇了颶風，漂泊在大洋的小舟，覆滅欲覆，必須趕緊設法拯救，不然前途危險的很哩！同時

苛稅雜捐取消了，

光陽荏苒，民國肇造迄今倏忽二十四年矣。於此期間；軍閥的勾心鬥角形成割據的裂局；土豪劣紳的到處橫行激起民怨的心理；土匪的掠奪屠殺現出民生恐慌的象徵；帝者的恣意宰割，種下了人民除國賊抗強權的決心。二十三年來民窮財困國庫空虛，恐怕就是國家的骨髓早被外人吸食去的緣故吧！曉得這個道理就可知道架着砲往裡打的軍閥的罪惡了。他們非只引賊入室，另一方面還持着賊人的武力向你示威迫令你守靜默着。故宮盜寶案不是絕好的例子嗎？再一方面便揭開假面具直接剝削民衆。苛稅雜捐的徵收還不是證明嗎？人民當兵納稅雖是應盡的義務，但處現在裁兵時代的中國尚須要服兵役嗎？軍閥的需要兵多是在把持地盤維護生命的，精餉不足可以掠奪的。還渴望這些喪心病狂的人富國強兵嗎？顧亭林說得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己起來幹吧！求人不如求己的。肅清了國賊政治才能上軌道實業才能振興，教育進步尙可有機，國富兵強尙可有理，苛稅雜捐或可逐漸廢掉吧？

我們知道一國之富強不在剝削民衆，反言之我國所以日入衰敗之途而淪陷次殖民地的境域，恐怕就是剝削民衆的結果。蘊藏無限的西北不肯開發，廣闊的沃壤拱手讓與人矣，豐富的草原廣大的牧場坐視陷落外人。此類將亡國的

也要剷除了他們的敵人，解開了他們的縛繩……走向光明正大的道上來，在青天白日旗之下生存着。

馬連榮

危險不去設法挽救反而變本加厲的榨取民衆的骨髓，吸食人民的血汗。無辜的人民感受到痛苦的刺戟那能發出痛快的反應來呢！天下未有無原因而產生結果的事實，我國若無貧污的欺詐剝削民衆則絕無亡國現象的暴露。青年諸君！吾輩應認清主義抱定宗旨，切勿圖一時之利而踏入歧途！

我們既然知道廢除苛稅雜捐的呼聲早已高入雲霄了，但是真個取消了嗎，亦不過廢掉鎖碎的而加重於繁重的，名義上剷除了就不知實際上却又是變行進一步的增加榨取力量。

1. 房捐的加價——房捐本是軍閥時代欺詐民衆的遺痕，北伐成功黨人以廢除房捐爲請者頗不乏人，然舞台上的主角是掌大權的，因循迄今遺跡仍存留着。論及房捐的徵收實是在剝削民衆的唯一妙計。但處此有強權無公理的時代顧面子是不能維持生活的，實言之就是拍馬屁盛行時期。拍得舒適的人便可做大官，居高樓，携嬌妻，納美妾，雖爲一時之樂，但亦享受得津津有味，來日之困苦只須來日過。俗語說得好：「一輩子做官三輩子爲奴」，官場之黑幕可層層暴露矣！我們既曉得貪污的壓迫欺騙是不遺餘力的，房捐的加價當然是顯然的事實。不過房捐的用途是否

關於建設之途或入私囊之中又是疑問了！北平的警察雖稱全國之模範，倘若以此巨款供給他們似乎也是有冤枉的。警察的職責在維持社會治安保全人民的生命財產，但是他們實施方面却不然：

(一)要房捐——這就是彼等的生命線也就是他們唯一的工作，在你看見一個警察所裡過半數者是司此職的。
(二)查車捐與扒手合作——這兩種的代價便是贓物的均分，以補其日常生活經濟的不足而藉以得到捉賊查捐的功績(或可有賞)

(三)打洋車夫——這是警察洩憤的良機，在彼等守望或巡察時很容易見到實行舉手就打開口就罵的野蠻舉動對待洋車夫，可憐的車夫也認識這是他們的命運。

2.車捐的增加——就北平市車類有電車，汽車，馬車腳踏車，人力車之別，任何類車皆屬之若非公家而為私人者即有上捐的資格，若違其約而被發現者重罰之。中下階級受其恫嚇當然是不禁戰慄，蓋苛稅雜捐過重耳！難說得很，私人的車亦國家之車，為何機關的車與非機關車就

邁進中的開發西北

因了東北的淪陷，國人對於西北，似乎有相當的重視了，於是久無人過問的西北，竟喧囂于塵上，即政府要人，亦連篇疊牘的高唱起：「開發西北的重要了」。在這麻木不仁的國度裏，吾人不能不說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然而空譯害了國家，幻望誤了國家，西北的開發，是要拿出魄力

兩眼看待？那麼機關人與非機關人該如何看待？此類不景氣的象徵還不是亡國的預兆，什麼是亡國時代的例子呀！

3.現在又如筵席捐等的徵收更爲世所罕聞的，然而一般無恥之徒即吹影吠聲的實行起來。豈不知一事之初作甚容易，只須號聲一鳴社會中便有盲目之徒盲從着；而積重難返。等待一事完全具體化以後再圖廢掉革新恐較難矣！筵席捐等的徵收也絕不能例外吧！

民國二十四年開始矣，國人勿再昏迷不醒，官場的黑幕層層暴露矣。政治舞台上無資格的人恐難登矣！考試制度乃淘汰劣者的良策。青年諸君！吾輩應立志做大事莫想當大官。喚醒民衆乃吾輩青年之職，講道總理遺訓勵行新生活運動，澄清官場，肅清反革命，剷除貪污土劣。牢記着「廢除苛稅雜捐」是挽救目前危機的良劑。國家太平人民自安寧，民生既裕開發富源收復失地自能成功。否則帝者窺伺隙機，大權旁落必致亡國。最後我們高呼：「青年們！速醒吧！取消苛稅雜捐是好的！」

蕭維邦

，腳踏實地的幹，才能够得到一點成績的，否則「閉門造車」其結果徒增一度的希望，找不出甚麼價值來！

近年以來，西北的危機情形，已達極點，新疆，蒙古，已受俄人的赤化，漸漸與中國携貳，青海，西藏，西康已在英帝國主義勢力操縱之下，盱衡邊圍，怒然而憂，色

然而慮！

我們的政府及要人們，因見到這種危機的情形，他們深深覺悟了，以為站在繁華熱鬧的都市裏，徒唱開發西北的高調，是靠不住的，于是政府要人，不避艱辛，陸續躬親去西北巡視，如羅文幹，孫科，蔣委員長等，前后出巡，此雖然視察的時間甚促，然而開發西北的行程上，效力甚大，同時他們視察回來後，對於西北却有相當的認識和開發的計劃，以建議政府，至于西北各省，經政府的援助及諸領袖實地倡導後，他們都興奮起精神，自驚自悚的鞭策着，向建設光明的途徑上邁進着，茲就今年建設的成績，特舉幾項大者，分述于左：

A 教育方面：開發西北，必須從教育着手，造就專門人才，以圖建設，故中央對於西北教育，亦甚注重，如南京設蒙藏專校，招收青海，西藏，西康等處的青年來京求學者，又在陝西設立農業專修科，青海，西藏等處，亦林立蒙藏分校。此教育改進的概况也。

B 交通方面：西北地處高原，山脈起伏，致交通窒礙，不能與內地捷便往來，而政府對於交通，尤為極力建築，如隴海鐵路已由潼關修至渭南，由渭南而延至西安，茲已通

車，鐵路尚未修到之新疆。甘肅，寧夏，青海等處，刻正修築大規模之汽車公路。如蘭寧公路，西蘭公路，綏新公路等，此交通進展之概况也。

C 牧畜方面：西北除少數農民外，大部分皆以畜牧為生活，中央對於畜牧的事業，亦有相當的提倡，如前次派畜牧籌備委員，及獸醫專家，赴西北各地攷查，并辦理牧畜場，此畜牧事業進展的概况也。

其他如衛生的設備，水利的修築，一切建設正于進行未艾也。

總之，現在的政府及國人，對於開發西北，都拿出實心而實在的努力了，絕不似前幾年那樣虛偽囂張的態度了，吾人觀覽現在西北建設的各成績，則對西北抱無限的樂觀也。

最后吾人站在民衆的立場上，希望政府，當此共匪已告殲滅，全國逐漸統一，嗣后集中財力人力，作澈底的開發西北，在明年——一九三五年的春光裏，使吾人得睹新西北建設蓬勃的萌芽，此吾人之所翹望也！

寫于一九三五年的初臨

恢復祭孔有感

孔子是中國文化史上位卓越的人物，其學說思想雖多為後世誤會曲解，但對中國民族文化影響是十分重大的，中國陳敗的一切傳說禮教典章制度，所以能保持到現在

英 森

，亦可說多半受孔夫子的影響，因孔子是傳統道德，傳統思想的代表者，因時代的變遷，故孔子便時起時落，求解放自由時，則不免將孔夫子擱在一旁，等到社會需要傳統

思想道德的時候，則將孔夫子大捧特捧，其實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是萬古不變的，無論何種時代，或尊崇，或排斥，孔子仍是孔子，這是明白的事實，以民國來說，雖二十餘年，亦有數次之改革，民元因推翻清室，不須要黃帝了，故政府便將歷代相沿的孔廟祀典廢除，二次革命失敗，老袁倡復古尊孔，於是大成殿的冷落香火，又從新燃燒起來，至「五四運動」起又來廢孔，至北伐成功，那更不

關於大學生失業的檢討

我國自海禁大開以遠，外國之經濟及政治勢力侵入，購我生貨，售我熟貨，此外又有企業活動，銀行匯兌，受不平等條約的保障，肆意侵襲，致中國民困窮財源涸竭，上焉者小康，次焉者破產，下焉者因失業而無業，從此繁演出街頭巷口，乞丐鵠立，深山僻鄉，匪跡接踵，秘密禁團交相竊機，民生如此，故一般無恒產無恒心者不得不讒諂而諛，以救民爲香餌，以釣得一官半職爲敷衍生計妙訣，故乘機剖民者衆，而寔地救民者鮮，生之者寡，食之者衆，乃每况愈下而後之恃救民爲口號者亦失其效矣。故大學生失業其遠因寔胚胎於此。

大學生的家境，窮者固有，而庶富者，寔爲多矣，庶富者其生活固適宴者也，腦汁珍貴，不肯多用，故所學者

對於五中全會開會感言

有四千餘年歷史的中華民國，到了現在因受帝國主義

必言了，不但對閉神廟，而且把大成殿都來拆毀，這樣的廢孔更徹底了，到今年政府又明令尊孔，全國上下一律開會紀念，他們亦知道紀念孔子是使民族有共同信仰的精神，但我們的紀念孔子，亦不要盲目的崇拜，要從歷史的價值上加以估計，是十分可寶貴的，但被惡意的利用，來作一切開倒車，和麻醉民衆的工具，如能認清此點，才不失吾們紀念孔子的正道。

李怡梅

多屬美文麗句，以供一己的陶養，對於切近實用之學科，視爲繁冗惱人，不屑試嘗，四年既畢，一腹玄虛欲以所學施於世了又不爲人見容，仰觀仕途徒嘆人滿，俯視學校教席盈盈，舍此兩途惡得不失業。

學問自學問，畢業自畢業，而社會自社會，結果造成無數的餓殍候補，國家能設教而不能切實造才，能造才而又不能育才，畢業生本身既無力改造大國境又無術見擢職業大同盟固必應進而產生職盟，雖目的上難於完成，然深足以象徵成熟的社會現象及意識，爲整個國政計，必任用專門人才，爲擢用專門人才計，必造就專門人才，如此庶官場無濫芋，在野無遺賢，內亂止而可禦外，人民裕而鮮盜賊，國奠盤石由斯可期。

郭明橋

經濟之侵略，政治之壓迫，及一切貪官污吏之刮地皮，使

把幾百萬萬方里的老大中國送到次殖民地的地位上去了，尤以最近之九一八，一二八，及長城各要口之戰役，不知喪失了多少寶貴的土地，無辜的同胞，結果弄得民不聊生，土地不整，以及政府沒有充實之大權，大權已無便不能執行法律，甚至亡國滅種亦未可知，蓋一個國家，必須有土地人民主權之三要素，現在既沒有這三種要素，爲什麼能够生存於世界呢？要知現在的各國在世界上生存，就好像似空中的星球，都在互相連繫着，都不能轉動，如有一動則形成了世界第二次大戰爭，當然誰也不敢作這慘無人道的開端者，所以還能苟延殘喘的維持和平。

中國在這外患內憂交集的當兒，便產生了一個與四萬萬同胞有直接關係的救星，他能使我們的國平家安，地土完整，便是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中第五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地點是在南京，出席人數當爲二百八十人，到者約三分之二，可見要人對於國家之關心，及實地負起救中國的担子了，會中內幕最主要有三：

(一)汪蔣通電

(二)從前之已決議案整辦施行

介紹幾篇講演辭

初中講演競賽會是照例在每學期之末舉行的，這一次是十二月廿八日舉行；我自己沒福，因爲和軍訓術科的時問衝突，未能親自參加，所以介紹起來實感困難，況且我又不善介紹，下面只得根據師長和同學的批評來說：大體

(三)對於中國最近急於使用者設法實現之

這次的會，對於我們有直接的關係，當然國民亦有貢獻幾句話的權力，中國現在失去了東四省之後，國內人民對於關外的心兒便打碎了，東南已有便利的交通，發達的文化，西南呢現已把共匪追走，正派人接收整治，西北呢？却空唱着開發西北的歌子，實際上却不然了。西北的邊防，向來是不穩固的，人民的文化是低淺的，交通是不便利的，可是那綿延無際的大山中，蘊藏着無盡的寶物，新疆有英俄二國的勢力，他們用的是外國貨，說的是外國話，雖然有的不是外國話可是內地人亦不懂的，新疆名字是中國的，實際上呢？差不多完全浸溶在外人勢力下了，次之便是青海蒙古，都含有極好的富源，但是氣候寒冷交通不便，沒有人去測量，所以不知西北的貴重，我希望開會的諸公們，對於西北問題多加注意，不但西北，各處之邊防亦要加鞏固，使中國的國土鋼也似的堅固，使中國人民像天仙那般的快活，使中國國法能切實應用這樣子中國的前途才可樂觀，才有希望，才可不辜負開這次大會的真義意呢？！

言之，實爲盡善盡美，就中尤以趙伯宏君之姿態嚴肅，言辭純熟，理論條理分明，實爲不可多得之才；次如馬國翼君，本爲初一同學，年紀幼小，而口齒清白，聲音宏亮明晰，博得不少掌聲；其他亦皆材料豐富，理論正確，至今

師長仍嘖嘖不已；以當時美不勝收之大會詳情，此處惜限於篇幅，不能盡爲刊述，悉爲登載，真乃憾事一段。

浴溟志於廿四年一月二日

什麼是新生活運動

趙伯宏

主席，師長，諸位同學！

今天伯宏覺得很抱歉，在這隆盛大會裏，各位講演同學，都有豐富演辭，供獻大家，只有伯宏口齒魯鈍，材料缺乏，對於演講又沒有深刻的研究，恐怕難使大家滿意的。希望諸君多多原諒！

今天所講的題目就是什麼是新生活運動我把這問題分四層來談：第一層新生活運動的來歷。第二層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準則。第三層我對於新生活運動的認識。第四層怎樣去推行新生活運動。

第一層新生活運動的來歷

我國自民國以來，只因內有政客搗亂，軍閥專橫。外有帝國主義不斷侵略，所以鬧的內戰循環不已，外患日深一日，把一個四千多年自吹爲天國的中華，一降而成次殖民地地位。我們考究他的原因，雖然由於政治不良，國家不能統一，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民族喪失了民魂，以致落到這種地步。

我們要想挽救這奄奄一息的中國，惟一的方法就是復興民族，那麼怎樣復興民族呢？就要提起民族的精神，恢復民族的自信力，使國民養成良好的習慣，有適當準則的生活，然後才能談到復興民族。

近來蔣委員長倡導新生活運動，就是復興民族的一個良機，也就是對症下藥救國的良方。蔣委員長肯來以身作則的倡導新生活運動，就是他見到一般民衆，都是過着悲觀，煩悶，因循苟且，聽天由命，的舊生活，同時又見到過去的計劃，失敗最大原因就是太偏於理想，徒唱高調，不能實地做去。所以這次蔣委員長倡導新生活是要從最簡單，最切實際的我們個人生活做起，然後推己及人，來挽救這頹廢衰老的民族。

第二層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準則

新生活運動不是空洞的，他有四個中心準則，就是禮，義，廉，恥。四個字，如果我們能把它作到，就可以達到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從前管仲說過：「禮，義，廉，恥，是國家的四個大綱，如果不把它推行起來，國家就要滅亡的」。諸君想！這禮義廉恥是多麼的重要！現在簡單的與大家談談它的意義：

「禮」——我們大家要曉得：人和禽獸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呢？就在乎知禮不知禮，人所以能做一個人，就是因爲知禮，如果有一個人不知禮，不重禮，不行禮，就要被人罵爲「衣冠禽獸」。可是我國古代人，是最講禮的，不過把禮講的太拘束太死板，失掉了我們活潑的精神。有的人以

爲這種禮，太腐化，想根本不要試問這和禽獸還有什麼分別呢？所以我們要求合乎現代所需要的禮，非在自由平等上來講不可。我們要知道禮是作人最需要的事，無論對於團體，私人，對上，對下，都應該有一律謙和的禮。

「義」——有兩種解釋；一是「俠義」，一是「信義」。什麼叫「俠義」呢。從前有人說過：「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就是這個意思。如我們親友方面，或是國家社會，有了危難的事，不要袖手旁觀，我們要不遺餘力的去幫助。什麼是「信義」呢？就是我們說出話來要負責，比秤斗還要準確，比寫契約還要有效。可見義是非常重要的事。

「廉」——就是「廉潔」，廉潔的人，心地是光明的，人格是高尚的。可是我國大多數人，都是「貪」心太重，這是社會上的一種惡習，我們要想痛除這種惡習不難，只要把廉字切實作到，我們自己宣誓：「不是自己應得的錢，我們多一個不要，如果要那就違背了自己的良心。」那麼政府要是廉潔，作官的不致刮老百姓們的金錢；作商的講廉潔就可以不欺侮勞苦的農工們爲紳士的要是講廉潔，在鄉里就沒有敲詐的行爲。這樣作去，才能造成一個廉潔的社會。

「恥」——就是「羞恥」，換句話，就是「難以爲情」。「恥」可分個人恥與國恥，若只講個人恥而忽略國恥，是不對的，若只講國恥，而忘卻個人的恥，也是同樣的不對。什麼是個人的恥呢？就是我們的知識，技能，品行，康健，有一項不及人家這就是羞恥。自己有了羞恥以後，就要

一心一意的把他洗刷乾淨。講到國恥我們簡直沒有臉見人，我國受各帝國主義者不斷的侵略，割地，賠款，定種種不平等條約，大好山河，已竟變爲各國的次殖民地，這是使我們最痛心的事，死也不能瞑目的。全國同胞，從此果能精誠團結，一致對外，要想雪我們的國恥，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我們大家要知道，新生活運動就是使我們全部分的生活，要合乎禮，義，廉，恥，那麼要復興民族，必須切實實行新生活運動的四個中心準則不可。

第三層我對於新生活運動的認識

我們既然知道新生活運動四個中心準則，那麼我們對於它，就應該有相當的認識，現在把我對於新生活運動的認識分三點來談：

第一點新生活與舊生活的不同

我國有兩句舊話，一句是「生氣勃勃」，一句是「死氣沉沉」。「生氣勃勃」就是向上向外發展的生活；「死氣沉沉」就是向內向下消沉的生活；新生活運動就是把我們的「生命」向上向外發展的。換句話也就是把那頹廢，腐化，落伍，的舊生活，改變爲一種合理的生活。

第二點新生活運動不是被法律限制的

當蔣委員長倡導新生活運動的時候，有人不了解新生活運動的意義，與使命，他以為蔣委員長既然是全國最有權力的領袖很可拿他的威力去處理，去推行。我們要知道；這是一種偏見錯誤的思想。他們不知道：新生活運動，

最大的特色，就是不憑着法律來限制的，不以權力來強迫的。是需要國民能夠自覺，改變舊生活，實行新生活運動。

第三點新生活運動是適應我國環境的

自從十八世紀，機器發明，實行產業革命以後；世界就換了一個新的局面，無論是物質的生活，精神的生活，全是非常的複雜。我們要想適應這複雜的世界，必須實行新生活運動所提倡的「簡單」兩個字。大家一定很懷疑的來問：現在的生活是複雜的我們要實行簡單的生活。那不是違背了時代嗎？不的，伯宏我以為：現在中國是處在次殖民地的地位，一切產業都是落伍的，農村幾乎破產，如果在我們產業未發達以前，我們的生活要和歐美各國人民一樣的複雜，一樣的享用，我們所有的經濟能力是不能支持的。那麼，列強的經濟侵略，在最短期間，就可以使我們亡國滅種的。我們這複雜環境中，要想復興民族，振興國家，全國同胞必須對於物質生活，力求整齊清潔，簡單樸素，精神生活也要合乎禮，義，廉，恥，才好。

第四層怎樣去推行新生活運動

我們對於新生活運動有了切實的認識，再進一步，就談到怎樣去推行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的推行，是要靠着勸導去感化，使民衆明了禮，義，廉，恥，的重要，能自覺去實行。然後整個社會國家，才能得到新生活運動實在的利益。那麼這個責任誰來負呢？伯宏我以為：有知識的份子，去勸導一般沒知識的份子，受過教育的，去勸導一般沒受過教育的現在警

察也負推行的責任，但是不當用強制壓迫的方式，來使民衆過於被動的從命，必須能使民衆自覺實行才好。我們既然是知識份子，又是受過教育的，當然要負推行的責任。希望我們在勸導的時候，要用極和平的態度，善意的糾正，使民衆能够心悅誠服，然後新生活運動自然可以普及全國。

現在，把我的意思總括起來，第一層新生活運動的來歷。我們可以知道蔣委員長看到要復興民族，改革社會，只靠着武力是不可能的。必須使國民俱有良好的道德，豐富的知識，那麼國民的道德愈高，知識愈好，當然可以復興我們民族。第二層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準則。「禮」「義」「廉」「恥」四個大綱，如果能逐步實行，我相信比越王臥薪嘗胆的功効，還要增大十倍。第四層怎樣去推行新生活運動。後是有知識的份子去勸導一般無知識的份子，受過教育的去勸導一般沒受過教育的，使全國同胞人人能够自覺，逐步實踐，我敢斷言：我們的中華民族一定能够復興起來！

什麼是新生活運動呢？新生活運動就是復興民族運動，他是合乎我國社會的需要，是保障中華民族今後的生存。新生活運動，是對症下藥救國的良方，能提起我們民族的精神，恢復我們民族的信力。

我們大家要實行新生活運動，必須推翻舊習慣，舊思想，把自己認作一個活潑的青年，要有優美快樂的感情，敏捷鋒銳的思想，勇往直前！把中國萎靡不振的精神，和糊

糊塗塗的思想，一一掃除，舊的譬如昨日死，新的譬如今日生，要抱着百折不回的精神，逐步努力，自有作到新生活運動的可能。

諸君要了解！我們是前途無疆，希望無窮的。將來社

救濟貧民之我見

主席，師長，諸位同學，今日為本校舉行初中演講競賽盛會的日子，今日兄弟演講之題目，為「救濟貧民之我見」；兄弟講這個題目，可分四部來說：第一；貧民的種類，第二、現在救濟貧民之弊病，及改良挽救的方法第三、不救濟貧民的害處第四、兄弟個人之感想，按著貧民的種類來分最重要的可有兩種：一種是自小家境就不好他再沒有志向前進到成年後他依然是貧民只是到外邊去討飯吃，在這裏還有一種，是有志做大事而無力量。這種人，我們要救濟他第二種，是依靠爺娘遺留的財產來，吃喝玩樂把家產耗費光了以後，這時也只好去討飯吃，這樣的人，我們不可救濟他否則人人都仿這辦法，那就無法可救了，貧民大概可分以上兩種，現在救濟貧民的弊病，例如，粥廠我們看到的，許多不是真正的貧民，也去領；許多路遠的貧民還餓着肚子呢？並且你給他：吃後第二天依然是來領，如這樣下去，捐錢的人一天比一天減少，使得貧民抱着無窮的怨恨，所以我們不要採用這辦法來救濟窮人，挽救方法就是由一般富人募捐，把地方的貧民召集在一處調查他們個人的能力由本處發給本錢叫他們去做買賣賺得的錢

會的改進，國家的健強。全靠著我們一般青年。大家就應負起我們的使命，以身作則的去推行新生活運動，這樣作去，才配作一個現代的青年。希望諸君努力的。

馬國翼

再叫他們一部部的還回來使雙方都得到利益；富人得到貧民之感激，貧民可以維持他們生活，同時再立一平民學校使貧家子弟來讀書慢慢使青年的去作職業，年老的來養老，玩童們來讀書。過着平安的日子，如各處都如此的辦不但不可以沒有了貧民，還能使我們的國家來復興啊！諸君想想叫我們的中國來復興好呢？還是不復興好呢？諸君如說還是復興好，就要努力的提倡利用這辦法去救濟貧民第三、是不救濟貧民之害處，一般窮人，窮的無路可走，他稍有一點志氣這時便去當兵，所以我們軍隊不強幹的原因，說句武段的話就是好人不當兵，由此可見，我國軍隊當然不能強健，那些心不寬大的人，就去尋死，從前我聽說有一很有志氣的人，而無力量，他便去尋死，他想跳河又不願如此的死了，更不願那樣可慘，他想了許多死路，全是黑暗之死，結果這人終於餓死，我們想想除了這樣死以外的不知還死去多少人呢？再一些人，他不當兵，也不去尋死只去做土匪，殺人，放火，劫奪人家的財物，以上總起來可有三種害處，一、我國利用殘弱的軍人土地難保守二、貧民死的越多我們之人越減少，慢慢的被帝國主義把我

們滅亡，三、土匪增多我們之生活就不能平安了，第四部說到兄弟個人之感想，諸君！我們看現在的一般富人們，他們有多少財產啊！都不來救濟窮人使貧民做出那種不道德的事情怎能成一個文明的國家，因此我們應當好好去求學，有了學問不要學那種壞習慣，不教給別人，因為你有學問，不待他人使我國文化退步，那文化高的民族把我們

中學生應加緊軍訓

馬耀

主席！師長！諸位同學！我今天講的題目是「中學生應加緊軍訓」這個題目可分作三部來說：第一從理論上去認識軍訓，第二從實例上去認識軍訓，第三中學生應加緊軍訓的必要，我先講從理論上去認識軍訓，我們為何要有軍訓呢？我們知道國家是由人民組織而成的，如果人民強，國家必定強，那末人民要弱呢？國家也要弱，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我們假設要：「中國為何什麼弱？諸位一定答：『是由於多數人民不要強，所以要弱。』」但是我們如何能強呢？依兄弟看來，必先使每個構成中國分子強起來，使每個分子成為健康的，知恥的，剛毅的，志強的，服從國法，膺服三民主義，簡單，樸素，整齊，清潔的，這些就是強國最有力量的信條，就是一切要，軍事化，蔣委員長曾經演講過：「什麼是軍事化？就是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合乎禮義廉恥，并可養成隨時隨地為國犧牲與敵人拼命精神！說到這裏，請問諸君什麼制度才可以作到若此完善呢？我想諸君一定說：惟有軍訓才可以辦得到

同化也就等於我們人口減少被帝國把主義我們吞滅了一樣，現在的日本他就有這種野心所以我們都要努力求知，第一部先把我的大仇敵日本除掉還可以來復與我們中華民國，此次兄弟之演講至此為止其中有許多不好的地方請諸君原諒小弟

，所以我們要有軍訓。第二，我們要從實例上去認識軍訓，例如上古的斯巴達，實行軍國民教育而國強，日本實行軍國民教育，近幾十年來，成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德國實行軍國民教育，而人民復強心勃勃，唐朝是徵兵制，而蠻夷服，天下靜，甚至於近幾年的山東，每個壯年的老百姓都會使槍弄棒，致使土匪斂跡，人民安謐，北平市各校自有軍訓以來，而頹敗的風氣，為之而變，我們西北中學高一班自實行軍訓以來，恰似突而增加了一羣生龍活虎，在大雪紛飛之天，往南郊作野外實習，假設不受軍訓的時，誰能冒着雪吃那苦？諸位！請想這軍訓是如何重要的制度？是多麼有價值的一種救國運動！既有如此事實告訴我們，我們能不……加緊嗎？

第三中學生應加緊的必要：九一八事變，東北淪亡，全國各校紛紛南京請願，那時兄弟還在小學裏頭，當時看了這種壯舉，不盡起了一番欽佩心，思齊心，後來南京朋友來了封信說：當在院長接見學生代表時，代表要求政府收

復失地，汪先生回答：「欲禦外必先攘內」，代表把這話告訴學生，學生們認爲不滿，于是乎搖旗！吶喊！遊行示威，汪院長乃親自告訴他們說：「你們既有如此熱烈的愛國精神，好了，馬上發給你們槍，你們誰敢上前綫？這時候真丟人，可惜問了再三，所謂以救國志士自命的學生，臉上都現出畏怯的神色，據說當時的會場，鴉鵲無聲，空氣安靜極了，汪院長當時沒說別的，臉一轉，身一擺，走開了，同時大家也鳥狩而散了」，諸位這段故事說完了，大家一定有不少的感想吧？我想一定要爲這些請願的抱愧吧？但是無須抱愧，因爲孔子說過一句話：「以不教而戰，是

什麼是新生活運動

諸位同學今天我所講的題目便是「什麼是新生活運動」在這個題目中我可分作五項來講：第一項我們要知道新生活運動的主旨和其重要第二項我們對於新生活運動的認識第三項，關於新生活運動的內容第四項新生活運動的目的第五項實行新生活運動的方法。

現在我先講第一項，我們要知道新生活運動的主旨和其重要，我們要知道什麼是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便是我全體國民的生活革命，以最簡易而且最急切的方法，掃除我國不適合時代與環境的惡習性，使趨向於適合時代與環境的生活，換言之，即求我國國民的生活合理化，而以我中華民族固有的舊道德「禮義廉恥」爲基礎。

我國本爲「重禮義明廉恥」的民族，而且我中華民族有

爲棄之」，他們根本就沒練過拉槍門，裝子彈，更何配談戰略？不知戰略，硬去拼命，豈不是孔子所說的「以不教而戰，是爲棄之」嗎？大學生小學生暫不必論，中學生有十分之九是愛國心熱烈的，并且愛喊打跑日本，殺到東京去等等的惡語，但是喊口號喊不跑日本，也不能喊強國，中學生欲真個到東京去，必先受軍訓，一九三六眼看到了，中學生要打算中國免在砲火下受淘汰，更必受軍訓，有這兩層責任等待我們去担負，所以中學生不獨要實行軍訓，並且要加緊軍訓。

趙存儒

五千年高尚的文化，有三千五百萬方里廣大的土地，有四萬萬人民鞏固的組織，但至今文化反有日趨卑陋的狀態土地反予強盜，日漸減少；人民的組織反呈亂邪昏懦的現狀，以至流落非人的生活，其主要原因便是不倡禮義廉恥之故。假若我們要想打破以往不良的習慣，必須要提倡禮義廉恥，我們要提倡禮義廉恥，必須要實行新生活運動，所以我們要知道它的重要，它就是救我們現在中國惟一的要道。

第二項我們對於新生活運動的認識

我們要知道什麼是生活，生活即是人生一切活動的總稱，什麼是新生活，新生活便是打破以前，退化的，無意義的不適合時代的環境的舊生活，使轉入進化的，豐富的適合時代與環境的生活，這便是新生活，我們提倡這種生

活，便是新生活運動，我們現在既知道新生活運動的本意，所以我們對它也就有相當的認識。

第三項關於新生活運動的內容。可分作三條

1. 新生活運動便是提倡禮義廉恥的規律生活以禮義廉恥推行於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諸事之中。

2. 關於禮義廉恥的解釋，禮便是規矩的態度，義便是正當的行為，廉便清白的辨別，恥便是切實的覺悟。

3. 關於衣食住行的解釋，又可分作兩條。

a. 物質的資料：如吾人之食物，衣服，房屋，道路，舟車等。

b. 精神的表現：如飲食，服御，居住，行走，等。

第四項新生活運動的目的。

我們已知道它的內容等，更要知道它的目的，諸位我們看看，今日我國社會一般人都是萎靡不振，其於行為上所發現者如不分善惡，不辨公私，不知事實，以至官吏們虛偽貪污，人民散漫麻木，青年墮落放縱，成人腐敗昏庸，富者繁瑣浮華，貧者卑污混亂，其結果竟把國家鬧得紊亂不堪，以至於個人，社會國家與民族同受其害，若長此不變則我國定有不良的結果，故想保障我國家之生存，發展我國民之生計，非將以上各種病態掃除不可，但是我們如何的掃除呢？現在我們惟有實行新生活運動，假如我們實行了新生活運動，那時我國定有很好的結果，這便是新生活運動惟一的目的。

第五項，實行新生活運動的方法

我們現在既知道它的目的，現在我們怎樣的實行呢？

關於實行新生活運動的方法，最簡要的可分五條。

1. 由個人作起，再求之他人。

2. 由公務人員作起再推及民衆。

3. 由簡要之事作起再及其次。

4. 由不費心，不費時不費力之事作起。

5. 由機關團體，及公共場所如學校公署車站，碼頭等處作起。

以上便是實行新生活運動最要的方法

總而言之，新生活運動便是提倡禮義廉恥的運動，我們已知道它的重要還要知道它便是救中國惟一的出路我們更要知道，它便是復興我中華民族的出發點，所以我們要想我國富強，現在必須要實行新生活運動不可。

可是我們看看中國以往每個運動都是失敗，但是其失敗的原因我們是知道並不是由於人民不去實行，而是由於領袖們虎頭蛇尾，沒有貫徹始終的精神；由這個教訓我們希望新生活運動千萬不要步作以往的老路，我並希望黨國要人抱着，十二萬分的努力，倡行新生活運動，實行於中國遍地，那時我國於國際上並有相當的地位，決不像現在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這才是提倡新生活運動的真意義。

西北中學校第十三屆學生自治會全體執委合影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



前排自左至右：1. 馬有倪（總務部），2. 任化鯤（出版部），3. 甘守虔（體育部），4. 馬連榮（圖書部）。

後排自右至左：1. 韓再堯（學藝部），2. 張文元（消費部），3. 許煥國（衛生部）。

末路

恩士

二姑娘是有名的好人兒，脚又小，體材也適中，走起來扭扭地頭也不抬，在偏僻的桃花村裏的邊帶有封建思想，舊禮教觀念的老莊戶人家們看起來，簡直可以說算是標準人物了（緊要聲明：他們可不知道什麼叫標準美人，這不過是我遂便這樣說）；雖然她生在優美的環境裏，她父親五十多了，聽說是秀才，現在是在本村私塾裏當教師，同鄉們都稱他作吳先生，他的抱負很非凡，常常歎息自己是生不逢時，母親也上了把年紀，下一輩只有她自己，雖然鄉間人們的重男輕女的觀念很深，她却是個例外，很得父母的鍾愛，家裏種有七八十畝地，無論中國農村破產的多麼厲害，她的吃穿是不愁的，但她自己總是喜歡做活，尤其是裁衣組花之類更拿手，鄰居們常常這樣說：「二姑娘這丫頭真好！才十六歲的人兒什麼活都會做，見了人總是這樣規規矩矩的有說有笑的，這真是吳先生的家教嚴，將來誰能攬着怎麼一個好媳婦才有福哩！」在二姑娘聽了這種誇獎，滿心裏是快樂，但每聽到末一句，就覺着害臊，臉上就有些發熱，可是自己偷偷的心思起來，又覺得非常的得意；她想她的將來，絕不會象東鄰趙四嫂那樣，因

爲她每次聽到趙四嫂的哭聲，她就覺得難受和駭怕，並且覺着趙四嫂的確有點可憐；原來趙四嫂過門不到半年，趙四因爲那年天旱又加上鬧蝗虫，於是不得不已到關外去了，她——二姑娘那時不過才九歲，現在聽說趙四在外邊發了財，又要一個，所以趙四嫂每隔不三兩天就天啊！命啊！的哭一頓；從前趙四嫂也是能說會道的，現在她那副哭喪的枯黃的面龐，腫紅而無神的眼，傻頭傻腦的樣子實在有些好笑和可怕。二姑娘她想她父親是先生，先生那自然是不饒，況且又這樣的疼她，一定給她找個「書香人家」，不致於像趙四嫂這樣的守活寡；因此更增加了她人生的樂趣，因爲這種幻渺的虛榮心的驅使，所以做起活來越做越有勁，不知道什麼叫累。

有一天下午，她表哥來走親戚，把她父親也叫家來了，說了很長時間的家常話，她也在那裏陪着；忽然她表哥說：我給表妹提門親事！她聽了有些害羞，趕忙跑到裏屋去了；他們都樂了，她母親說：咳！還有外人啦！她父親却很斯文的說：唔！應該……避過……她雖然跑到裏屋來，但還是靜靜的聽着。

她表哥說：我所提的就是南村李家，就這麼一個兒子，種一頃多地；誰不知道？他爺爺在時也會經坐了縣知事！手下很有點積蓄，表妹到那裏一定享福！

她母親說：我們可攀不起那家！

她父親接着問道：他們孩子多大了？

今年七歲，念書哩！

七歲……十六……差的太多不甚伴陪！她母一面計算一面想的這樣說。

昨天我們村裏有兩家結婚的，一個差十歲，一個差十一歲，現今這世道與這個……象表妹這個，反正不過這定下，再過三年兩年的才過門，也就挺伴陪的啦！

吳先生把曆書，相書等等的東西，找了一大堆來，看看這本翻翻那本，廢了很長的時間臉才現出一絲的微笑，慢條斯理的說：還不錯！什麼相也不犯……吳太太樂着說：俺聽說差六歲犯六冲，現在差九歲還犯什麼相？你却死活的要找書……吳先生仍慢慢的說：唉！你知道什麼？女兒的終身大事不得不加小心……最後吳先生說：你明天去說說看，李家如果願意的話，最好叫他等幾年再過門，反正他們也不缺少人使，我這裏你還不知道啊？儘着人少而我又不能在家，好叫她多給她娘做幾年伴，免的她娘自己寂寞，再犯病。

好！好！這是小事，容易說……說完這個就走啦，她也沒有出來送送，她自己對於這事，覺得沒有參與意見的餘地，只是在她自己覺得各處都遂心，不過他太小了，這

實在是有點美中不足。

第二天她跟母親到地裡去拾棉花，她母親指給她說：啊！你看！前村裡那座高瓦房便是李家，在她母親指給她的時候她却抬頭，等她母親說別的閑話的時候她却只偷看瞧，看了以後覺得了不少的安慰，她想到那高瓦房裡去住現在不過是幻想罷了，那裡能成爲事實呢？當她回來後，看見她表哥已經又來了，只對着她笑，棹子上還放着一張已經染有墨跡的紅帖，她從這種方面看來，她知道了一張已經染有墨跡的紅帖，這時她剛才所見到的高瓦房，在腦子裏反映的更真切了；她覺得這事有些神速，因爲這次婚姻的順利，她推想她的未來的生活也一定能從心所欲，雖然是丈夫小點，她也是覺得特別高興。

原來李家也早聽見說過吳先生的好名字，他覺得彼此都是詩書門第，實在是門當戶對，況且說二姑娘是三五里聞名的好人兒；所以李家也很願意和吳家結爲秦晉之好，於是當天就叫她表哥帶回了小帖，過幾天再換大帖，吳家所要求的李家自然也允許了，於是這段鄉里的一般人認爲美滿的婚姻就這樣告成了。

時光過的很快，兩年過去了，二姑娘終日度着有希望的生活，因爲她的腳近來纏的越發小了，所以更顯出她身體的窈窕，自己也積攢了不少的體己錢，預備着自己的將來零用；這幾天來更高興了，因爲她婆家捎了信來，要在秋後過門，她父母也忙着給她置備粧奩，她看見了新買來的櫃箱，新衣等物更起了無限的欣興的情緒，實在能使她

幻想到未來的新人的一切。

在過門的前兩天，就把粧奩送到婆家去了，這兩天來也不做活了，只是坐在坑上等着，預備着吉期的來臨，雖然心裏很快活，但外表上不能不裝着難過，駭羞的嬌態；鄰居的同伴姊妹們都來看她，雖然她們都帶有滑稽嘲笑的人口吻，說些玩笑的風涼話，實在說起來她們未嘗不是羨慕，因為這是從她們的言笑中可以看的出來的。她母親常常這樣的囑咐她：要起早睡晚，孝順公婆，對於丈夫要敬愛，什麼事不要生氣……父親總說些什麼三從四德啦！守婦道啦！等等的……在她只有默默的聽着，想着，不便回話。

這天夜裏，她那裏還睡的着，只是一味的胡思亂想，雖然她知道李家是財主，吃穿不愁，但是公婆的性情，丈夫的面貌等等的事情，都能使她繁複的心情融化在無可奈何之中。天還漆黑的哩，母親就叫她起來裝飾，今天這一切事情，都是她初次嘗試的，本來平常是束一條大辮子，今天却改成「抓髻」了，這種事情，在她雖然是莫明其妙，但總認為是神聖的，因為這便是所謂自己的終身大事。

吹打的聲音近了，家人們更忙亂起來了，啊！來了！快點！還沒擦粉哪！……

外面也只吹，轎來了！快請新人上轎！不要誤了吉時啊……她的臉上蒙上了一方紅綢，兩個人攙着她下了坑，她哭了，因為她見過許多姑娘都是臨上轎的時候哭，聽說這還是一種吉利事，在她雖然覺得希望大，親生的父母到

底有些難捨難離，尤其是當在這種時候：母親熱熱的叮嚀，聽着父親也在旁邊說話，原來吳先生在外面招待客人，聽說女兒要上轎了，心上終久有些惦記，所以他也慢慢的踱了進來，嘴裏還不住的說着：犯相的人向後站啊！又看了看已坐在轎子裏的女兒，歎息了一聲出去了，因為他嘆了這一聲，二姑娘她娘不願意了，到轎子去後，他兩又吵了一大頓，她娘說：吳先生不應該在這大吉利日子對着女兒歎氣，怪喪門的。

她在轎裏坐着，不知是向什麼方向走，在臨近嘈雜的聲音的時候，轎子停住了，有好些人只掀門簾和她鬧，最後她的蒙頭的紅綢被揭了，她看見了，這便是他，而面貌雖然不錯但太小了，還叫人抱着哩，本來才九歲的小孩知道什麼！磕過許多頭，才到新屋裏來，坐在了坑角處一動也不動，任憑人們取笑，她總是不言語，這時她回想起來那個二年前的秋天，她母親指給她說：「那便是李家的瓦房！」現在怎樣？啊！實在有些神往。

天黑了，客差不多要走淨了，喧囂的聲音也漸小了；忽然隔壁屋裏發出一陣狂笑，這笑聲實在惹得她注意，她靜靜的聽着，雖然聲音很低，隱約的也還可以聽見：

娘！我要媳婦做麼呀？

做飯，做衣裳，晚上還同你在一起睡覺……

二姑娘聽了這種談話，實在有些莫可名狀的感覺，她想她的這種痛苦是絕對不能告人的，就是臉上也不能帶出一點來，因為她怕人們笑話她。

在她第一次回家回來的時候。她覺得這少了一個人，前幾天只伺候她，稱她作少奶奶的，四十多的年紀，爲人挺和藹，過了許多的日子她才知道，那個人是女僕，爲減少一個人的稱用起見就把她辭退了，因爲她亦然過門了。她每回家一次，便給她娘增一層憂慮，在她的臉上再也找不出豐嫩的充滿活氣的笑容，孱弱的身體，實在叫她鍾愛備至的父母心焦，現在這種憔悴的形態和她從前的那天真爛漫載笑載言的幻影對照一下，實在有些迥乎不同了，雖然她父親是先生也不明白她得病的原起。

在她二十八歲的時候，生過一個小孩，她想這就可以有作伴的了，因爲她的丈夫現在已到縣城裏念書去了，見面的機會很少，誰知不幸又死了呢！每次她丈夫回來對她總是不滿意，不就是這懶不好，就是那個不好；又過了些時，她聽說她丈夫是入大學了，她不明白什麼是大學？只是見面的機會更少了，每年至多一次。這年熱天，她丈夫回來了，她到大門外去接，本來她想說幾句寒暄以示親熱的話，但她丈夫那副冷淡的面孔，一雙銳利的眼光，早把他的話嚇跑了；她只呆呆的依着大門站着，只見她丈夫對她那雙小腳狠狠的注視了兩眼進屋去了。自是以後夫妻之間更是水火不相容了，就是當她丈夫看見了才周歲的小孩也直瞪眼。常常對她這樣說：瞧你這勁！配和我在一塊嗎？我們離婚吧！她並不懂的什麼叫離婚，但從她丈夫的態度上可以看的出來，那一定不是好話，她的態度猶豫着不能作答。末後她丈夫很鄭重的說：我這就不要你了！

她的眼淚禁不住出眶了，嗚咽着說：我自從進你的門並沒作過錯事啊！不要我了？當日我父親也常說：要嫁雞隨雞，嫁狗……末後她的聲音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了，這席話只使她丈夫嘆了兩聲，轉過頭去看牆上掛的那張像片；那張俊俏的麗影，實在令人欲醉。並且她丈夫還指着那張像片對她說：你瞧人家……二姑娘早就明白了她便是……

第二年夏天，家裏接到一封信說：他這幾天就要到家，並且……

二姑娘聽了這種消息，實在使她心碎；將來怎樣應付呢？她自己也不敢想，雖然自己的父母和公婆極力的安慰，解勸，但對於她的滿心難道的愁緒，那能減少絲毫呢？在一個萬籟俱寂皓月當空的夜裡，她坐在庭院簾子上，她想起了她生命的坎坷，遭遇的不濟；感覺到這是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左右了她人生的幸福，她理想中的書香人家不過爾爾，這時她的心已浸沒愁苦的溶液中，只有使她發出鬱悶的歎氣。又聽了睡在身旁的小兒，更使她心酸。忽然狗咬的聲音很急，接着又有敲門的聲音，真切的談話聲：

怎麼這樣晚才到家啊？

車子走錯路了！

這位……是誰？……

是……

二姑娘站起身來，情不自禁的喊道：天啊！我……我……
卅三，十二，二十。竣於燈下：

豐收後的飢饉

伯賢

提起楊二嫂來，我的腦海中還存着深刻的印象：一個枯瘦的面龐上，嵌着一雙時常流淚的爛眼，說起話來，臉上的縐紋，一晃一晃地，就好像微風輕拂湖面。所盪起的漣漪一樣，頭上頂着一塊藍布，灰白的長髮，常常從空隙裏鑽露出來。隨空氣的流動，左右飛揚，一件齊膝的半長外衣。罩着一件土紅棉襖，上面重重疊疊地佈滿了各色各樣的補巴。長衣下的褲子常常是捲着的。一雙粗糙而污穢的腿子。讓生人看去，往往會誤認爲是常年奔波的農夫的。幾個大腳趾頭，常常露在外面。人們一見了，不由己的會難過起來。她是一個農婦。也是家塘上最博人歡心的一個船戶，因爲生活的緣故。常常跑進城來，兜攬一些生易，或做點買賣。她和我家的買賣，是四五年前起始的，現在她還是一個誠實主顧，常常上我家裏去。因此我對於她的印象，自然是一天比一天深刻化。

她每上我家裏去的時候，總願意論長論短的，什麼張家的媳婦怎樣孝敬公婆，李家的兒子又娶了一房姨太太。阿三發了一筆大財，王二怎樣被地主逼死。只要一坐下的時候，就說得滔滔不斷。怪起勁的。當中許多話語。自然也很動聽。我們時常也會被她說得笑起來。但是大部分的話。我們總覺得麻煩。時間一過去了。我們只有請他留起以後見面的時候再說。於是她才笑咪咪的走了。

一天下午，她做完買賣後。又到我家來閒談。剛一進

門的時候，她看見父親坐在櫃房裏。對父親說了一聲「好呵！」便順步進櫃房去了。坐在父親牀位對面的一個紅檯上。

「楊二嫂今年幾歲了！怎麼還有這般好的精神？」在她進去一半天後，父親的事做完了，才回過頭來對她說：

「唉；六十三囉，好的精神！是你們才覺得好，在我不見得好了，現在一天累個死死活活，爲的什麼？假若再不將像你說的「好的精神」拿出來，真沒有法生活下去，唉！你們太幸福極了！」楊二嫂一聽見父親發問，剛才不說話的痛苦，已經是不知不覺了。很悲憤地連爬帶滾地說了出來：

「什麼，楊二嫂的生活，還感困難嗎？去年不是又租了兩畝田，又添了一隻新船嗎？還一味地喊着困難。」

「可不是嗎？唉！添船租田，說不完囉！」

楊二嫂的悲憤，愈發的尖銳了，她的心中好像充滿了無限的枉曲，沒有訴說的地方，現在既然有人問到。太有將心底的深恨積怨，完全發洩的傾向。嘴顫動得很厲害。兩個眼眶裏的淚水。似乎比往日多了，這時，她深深地嘆了一口長氣，將頭垂下去了。

「啊！楊二嫂！楊二嫂！怎麼？哭起來了嗎？有什麼冤曲，可以對我說說吧！」父親看見楊二嫂哭起來，用一種很驚異的口吻問……

「唉！拿租！你以爲買船租田，就沒有痛苦了，其實

痛苦正多着哩！去年我買船的時候，本以為用它可以多賺幾個錢。那知道它偏偏不這樣。一下子來了一場戰爭，竟把我的生意來路給斷絕了，什麼拉夫啦！徵馬啦！把許多客商駭得都不敢出來做買賣了。你想，我一家七八口人，能不餓肚皮嗎？在最後的幾天，我們一家人的生活，真是難於維持下去，我們幾架老骨頭餓死了，倒也沒有多大關係，可是幾個孫男孫女，實在捨不得看着他們啼飢號寒的，無法可想，只得往外面去借貸，這家求求，那家求求，都沒有借得。結果過了七八天後，才在王老爺家借得伍拾元，四分利息，一家老小，算又是白活下去。唉！像現在這個世界，就是窮人的活地獄啦！你們到好極了！」

在平常楊二嫂的話一說多了，父親總是厭倦的，今天不知什麼緣故，父親不唯不厭倦，反而靜心地聽她一五一十的數着。並且懷疑似的對她說：

「楊二嫂的話。未免太說得過多了，全靠船上沒有生意，一家人就得餓肚子嗎？家裏栽着四五畝田，上上租糧後，也僅可够生活一年半載呢！」

「生活！唉！你們城裏的人日子，真是太安閒了。去年米糧貴的原因是什麼！你恐怕不知道吧！唯一的原因。就是因為蝗蟲爲害，許多稻子都被牠弄死了！我的五畝田，假若是無憂無慮的。一年的生活，自然是很可以的，可是經牠這一鬧，把我一家人的福利都給斷送了。你想不餓肚子往那裏走呢？假使是船上稍微有些生意，也不致於天上尖刀山的。唉！我的痛苦不僅僅這小點嘍！」

楊二嫂說到這裏，好像觸了電似的，全身顫動得像狂風裏的火焰一樣。許多熱淚從爛眼裏泉湧出來，把櫃房裏的地板都給打濕了。許多往事，又一幕一幕地浮上心頭，地沉默了片時。便又哭哭啼啼地接着說：

「王老爺家的錢，在借的時候，倒滿願意的，反正只要一月四分息。再借十個伍拾塊也不發生問題。可是在三個月後，他就不這樣了，我才欠了他一月的息銀，起初他只是使人上門來討，討過幾回後，他真有些發氣了。便使那個鬼頭來說：「那個月月的息銀，算白送給我，限我一星期後，將借款送還去，不然，一定要將我們拿進衙門去關死」，我們聽見他的話後，一家老小，一連兩三天沒有吃進一顆飯去，老伴的眼睛又不好。不能去做事，兒子又淘，只是會吃閒飯，這伍拾塊錢，叫我一個失了信用而又沒有能力的婦人到那裏去找呢？果然在一星期後，王老爺家請的警察，惡恨恨地跟着那個鬼頭來了，一進門的時候，就問我們的欠款備好沒有。他們特意來取去交王老爺。我才遲疑了一會，兩個警察和那個鬼頭，就發起氣來。說要將我們拿進衙門裏去定罪，什麼賴債，要怎樣怎樣的受法律處置，許多恐駭的話。駭得我們魂不附體，差一點胆都駭破了。我向他們磕頭。請他們向王老爺說。限我一個月後，賣了船一定償還他。可是他們意那樣的不留情，生拉活扯的無論如何要將我們抓進衙門裏去。那時候我們什麼方法都想不出來，只知道是哭，尤其是看見幾個孩子踩着腳放聲大哭的時候。我的一顆心，真是碎得一片一片的了

後來經鄰居的勸解，他們知道縱然將我們全家都拿去關死了，欠款終久是不能償還的。要留着一兩個人在外面籌款，才是妥善的辦法，結果只有將老伴和大兒子抓去，限我一個月後，將欠款送去，他們就可以回來了。」

自從他們被抓去後，天天代訊回來要錢，我生方設法的借了兩塊送去，他們總是不管我的死活，一味的叫多賺幾個送去，起初我以為是他們不憐惜我，原來是他們受不過苦，要拿錢去向獄吏和那些老犯換點安逸日子過過，我的心，雖然不忍他們受苦，但是因為沒有錢的緣故，終竟看着他們活受罪。做地獄裏的罪不容誅的惡徒，這些情形，現在老伴一提起來，一家老小，總感到說不出的苦楚來。唉！越說越痛心呀！

老伴和兒子在監裏住一個多月，一切痛苦自然是受得够了，我在外面奔波了一個多月，莫說找伍拾塊，就是連五塊也沒有找到，無奈何，只有打算將自己新製的而沒有開張的船賣去，可是找了許多主子，不是說沒有錢，就是說在這個年頭，誰願意拿些錢買它來攔起。你看有了東西賣不出去，能不令人垂喪嗎？後來日子比較太平些，來往經商的客人漸漸的多了，我本打算不賣它了，想利用它來獲點利益。再拿去將他們贖出來，可是衙裏又逼得厲害，結果只得咬緊牙齒的賤價拍賣了，在我做的時候，已經是合二百多塊了，去年賣才賣得壹百零兩塊錢，纔共連贖兩條人命用了伍拾塊，衙裏的什麼費什麼費去了幾拾元外，所剩下的，也不過拾捌玖塊錢了。唉！這拾捌玖塊錢啊！

……

夕陽漸漸地西沉了，淡紅的柔光。由簷下透進櫃房裏。她照在楊二嫂的蒼白的臉上，停留在兩頰上的淚珠，炯炯灼灼地，宛如黑夜裏的繁星一般。乾了淚的許多淚痕，由側面看去，橫一條，直一條地，她悲痛的程度，已是盡量地表現出來了。父親臉上的顏色，也跟著她的話的沉痛而變去變來的。對於她發生了莫大的同情心和憐惜心。並且在她說得特別傷心的時候，眼睛亮汪汪地。好似要流淚的樣子，但是不知道什麼緣故，終於沒有流出來。只是沉長地嘆了幾口氣。對於她的一切苦痛，已經是深切地知道了，他想着同是一樣圓顛方趾的人。為什麼誰應該享樂，誰應該活受罪。這真是太平了，於是他很憤慨的對她說：

「唉！楊二嫂也不要過於悲傷了，自己的身體要緊。弄的有點差池，才是不好的呀！反正生在現在這個時世，第一步就得有錢，有了錢什麼都可以，否則只有吃苦受氣。已過的事，也不要想了，今年漲水沒有淹着田吧？」

「淹倒是淹着了，不過四五天水就退去，所有的稻子。幸而沒有淹死，秋收時那個料得到，會比往年要好些，唉！真是天不絕食啊！」她臉上現出一線笑容，很爽快的說：

父親一聽見幸而沒有淹死，心中不知是怎樣的為楊二嫂慶幸，繼而又聽見收成比往年好，更是舒爽極了，所以很快樂的對楊二嫂說：

「好極了，好極了！以後不愁穿不愁吃的了！」

可是楊二嫂對於今年的收成，似乎是並不覺得怎樣的快樂，只是淡淡地對父親說：

「好固然是好，可是餓飯的日子，跟着就在後面！」
「怎麼？」

父親剛才安靜下來的態度，不覺緊張起來，比先前還要嚴重幾十倍，用一種很驚異的口吻問楊二嫂，於是楊二嫂的苦楚又出來了：

「唉！掌櫃！你不知道，去年因為鬧蝗，所得到的收穫，連我一個人人的生活，都不能維持，當然是不能上糧了，因為這種緣故，主人家也派人來催了好幾次。可是始終沒有力量去繳納，後來他因為老伴兒子都關在獄裏，不好

別後

曾記得十幾年前，有一個年約五十許的張太太，住在我家鄰近一個矮小門內，據說這家和我們是數十年的老鄰居，他的丈夫是一個小本商人，他們僅僅有的兒子叫得才，不務正業，已經於最近結婚了，這小家庭僅此數人而已。我家人口較多，事務凌亂，人們為尋清靜之處，便常常到張家去；而張太太也常到我家去談話，以消除他的孤苦寂寞之生活。這兩種互相往來調濟情形，促進了這兩家感情上親密的關係。

不料後來，我家有遷移開了，漸漸的便成爲事實。至遷移之日，張太太黎明即至我家，幫助整理傢具，一言不發，原來遷徙的地方已訊明了，遷徙原因不須問很明顯的

得怎樣十分的來苛求，所以我去請求了好幾次，說到今年來願意多加三升白米給他。幸好他就允許了，你看今年又豐收了；去年欠的舊租，自然不消說、要還給他。可是今年的新租不給他成嗎？事實上當然是做不到的，那嗎還了舊租，繳過新租後，自己又剩得多少呢？最大限度一家人的生活，能够維持一月兩月，往後又是不要餓肚子嗎？」

父親的頭縮了一縮。兩塊火熱的面頰上，立刻發現了幾條淚水，慢慢地流到嘴裏去，他啞了幾啞，很沉痛的說一聲「豐收後的飢饉」，側身倒下牀去了！

——伯賢於北平西北中學

李大昕

便是大家庭的分裂。唉！他能再說什麼可以挽得住我們呢？

我們猶戀戀不捨我們的故房，於是環遊庭院一次，將它交於新主，長與此房相辭，同時也就牽聯着與張太太別了。

張太太直望着我們的去路，用目送我們至於盡處。當時他便孤獨了，寂寞那裏去解除呀？假若從前沒有我家作他的鄰居，這時尚不致如此悲涼淒慘吧！

社會上之人們互相往來，必爲富於金錢的人行之，在習慣上往來又不以感情爲基礎，而以親戚爲範圍。咳！我們兩家相距不逾十里，而受此種之限制，來往便稀少了。

五年之後，我赴張家探望張太太去，這一次是自從分別他後第二次的探望，不料到他門前，見那裏有一個婦人站着。

「他也遷徙了麼？爲什麼這婦人站在他的門前？……好！我去問問他吧。」正在我這樣躊躇的時候，這婦人見我望着他的街門，也就注視我了。

「啊！你不認識我了嗎？」

我看一看這婦人，見他的體材面目好像張太太似的，於是我便回答說：「張太太：我是拜望您來了。」

我記得張太太不是這瘦弱衰老，這是什麼原因？後來

就是這樣

小蘋她媽！你怎麼這麼死心眼啦！哭到什麼時候算完哪，你不是常說嗎：「信人勸吃飽飯……」這也沒犯多大的罪，官家不會屈殺……

咳！你沒看見嗎！剛才就照臉上抽了兩鞭子，直流血，到那裡不知怎樣打哩？假設有個腿折胳膊斷的，叫我們怎樣過啊！嗚呼……天啊……

這個事本來怨你！誰叫你向他兜裡塞幾個銅子來呢？這一下倒害了他了。聽區長說他是「抗公」，你要知道：這個罪名是不輕的，如到縣裏就須會判個幾年的徒刑，縣長一怒也須……也說不定，因爲這次稅款太緊了，省政府裏來的公文說：那一縣的款後解到就把縣長革職，你說縣長怎不急！張鎮長進門就這樣喊。

在談話中方知他的丈夫此時已故去了，得才襲他的父親故業，生意不如以前，日來的積蓄，已耗費淨盡，經濟較前困難，憂愁成爲疾病，所以相貌改變了；又加之頭一次我見她時，尙在分離不久，和我母親同去的，現在已經又已過了五年，所以我這時不認識他了。

自從這次分別他後，至今又是五六年了他的形像我全都忘了，從前他的事際也毫無印象，且他生死已不可得知，設若他仍然存在，他的相貌不知如何改變？我們雖然再有機會見面，將互不相識，恐怕他生死我們俱離別的。

無稽

我知道怨我，心思他被捉去沒吃的，再餓壞了，所以我把後院張大媽昨天賣了九個雞蛋的錢給借了來，因爲他的兩個胳膊都綁着，所以我就塞到他的兜裏，誰知道警了，給警察聽見了！我在當時本想找塊紙包起來，因爲他們只嚷走，所以也來不及了……

聽說，明天就要解縣——鎮長說。

張大叔，您救救我們這一家子吧！您算行好啦，我們永久也忘不了您的好處。

不成！明天是我們做兒的週歲，還要有客來，我那有工夫出門？本來這種是正當的，你們偏不拿！現在……納稅！有我們好拿，沒有叫我們拿什麼呢？

誰還管給你講理哪？鎮長怒了，站起來就走，嘴裏還

說：哼！講理……明天解縣……

這個話是故意叫小蘋她媽聽見。

小蘋她媽望着鎮長的背影就又哭起來了，直哭的勸人的李二嫂也沒有辦法嘴裏只哼……唉……眼裏却禁不住滴了幾點同情的淚。

得啦！哭當的了嗎？天也快黑了，你到南邊看看小蘋去吧！省的她在那裏等着。

李二嫂勸了半天也不中用，現在一提小蘋立刻止住了她的哭，李二嫂也覺着出乎意外。

你要不說我倒忘了，你回去吧！二嫂！回家好照料一家子吃飯，我到地裏去看看。

這些日子來，我們晚上都不做飯，有午飯剩的窩頭，多少吃點，再喝點涼水就得啦！這種年頭……唉！你去吧！我替你看家。

唉！你回去吧！有什麼可看的！說着走出了大門，一出莊就聽見有哭聲，仔細一聽；原來是前街的黑丑家，她丈夫當兵，聽說前幾天在南方打死了，本來一家子六七口人，都賴着他。緊走了幾步，到了瓜地；小蘋正在盼望她，眼都哭紅了，見了她呆了半天，哇！地哭了，她趕忙抱住了她的親愛的女兒，嘴裏還不住的說：啊！不要哭！聽你父親回來了！說着指向一條茫茫的大道的遠處。

小蘋當真不哭了，順着母親的手遠遠的看去，那裏有爹爹的影子。

母親！咱們的瓜快讓人家摘完了，你也不來！我爸爸

也做官去了……

你在這裏看着還有人敢偷瓜嗎？

媽你瞧我的臉就是……給打的，腫了吧？那些摘瓜的淨些大男人家，我就看的住啦！

阿蘋！不要哭，一會你父親給你買花衣裳來。

媽！我爹爹去做官幹嗎綁着胳膊啊？

……這你個小孩，知道什麼……與這個……靜默了，茫茫的黑暗，從四方籠罩來了，偉大的自然，已漸漸融化在暮色裏。

一陣脚步聲走近了一個人，原來是二夥他是鎮長的長工，很得鎮長的心。

小蘋她媽！你的命好苦啊！二夥帶有可憐口氣的說。

住下來了。

小蘋看了看二夥，又瞧了瞧母親，心裏起了無限疑問又增在母親的臉上仔細注視了一回，是真的掉淚了，小蘋躺在母親的懷裏也哭了，疑問在她小的心裏更增深了一層。

二夥看見她娘兒倆都哭了，自己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向外看了看深遠的長空，黑森森的禾苗，格外顯出了這個寂寞的曠野裏悽慘荒涼。

小蘋她媽！不要哭了！你的痛苦我還不知道啊！哭也當不了事。

唉……小蘋她媽停止了哭，跟着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我剛才聽見鎮長說：小蘋她爹明天要解縣，我很替你擔心，你要知道！到縣裏就不好辦了。

我個婦道人家有什麼法想？託鎮長偏明天有事，唉……這種年頭……真要命……

鎮長爲人很好，你懇求他去，準行，再說他和區長是至親，到區長那裏說一不二，好！我替你看瓜，你去吧！準行！

世界上像你這樣好人真少有，唉……叫我怎麼報答你的好處啊……說着領了小蘋走出了瓜地，沿着一條大道，走向鄉長的那個高亮的大門。

二夥望着她娘兒倆的背影冷笑了一聲，也沒做別的動靜，就開始吃便易瓜。

張大叔在家嗎？小蘋她媽剛喊完……汪！汪！鎮長的大黑狗跑出來了，兇的很，把小蘋嚇哭了，倒退了好幾步。

在家哪！誰呀，進來……

請你給打着狗點，嘴裏雖這樣說着，可是手拉了小蘋腿早以邁進了大門，說也奇怪，黑狗回頭看了看沒有她的主人在後面，早已逃去了，所以她安然的走到鎮長的宏闊的客廳來。她覺得有些可怕。

小蘋她媽，你吃飯了嗎？坐下！

她好像沒有聽見，她作出了警人的舉動來，原來她跪下了；嘴裏還說張大叔！你救命！小蘋也呆了，也遂着跪在母親的腳旁，那眼睛却很驚疑的注視着她母親所叫的張大叔，鎮長也鬧暈了，趕快扶起了她們來，你坐下！有事我

們商量。

無論如何，您得救命啊！大叔！

不好辦……鎮長那副自自然然的面孔，有些不屑於多談話的神情。

你們不是至親嗎？一說就完啦！

世上那有那麼容易的事啊，沒有就着給解縣，就很有面子啦！假設要不是我的鎮長的話，早已……

你說怎麼辦好啊？大叔！

你手裡有……區長那總得打點！打點！少了還怕不行。

那有啊？

哼！沒有……明天解縣……

得多少？

沒幾少，也得五六十，你想……

呀！天啊！一個子也沒有，這些錢那裡弄去啊？

借去啊！

誰借給我？大叔！

你行好，替我借借好不？

不借給你？你有地呀！鎮長好像是提醒小蘋她媽。

小蘋她媽越想越沒法，只得說：大叔！你說怎麼好就怎麼辦吧！

你這已經託到我這裡來啦！我還能不替你盡力嗎？

我知道你是好人，大叔！要不我幹嗎來託你呀！

客廳裡靜默了小蘋好像掉在五里雲霧裡；看看她媽，

又偷偷瞧她母親所稱的張大叔，客廳裡精緻的擺設，一點

也沒有留心去瞻仰。

鎮長仰起了頭，眯虛着眼，開始他已經計劃好了的思想，不過是想手段怎麼敏捷，或……他臉上的表情，可以左右了小蘋她媽的顫動突跳的心，末後眼緊閃了幾閃，睜大了，頭也還原了，嘴張了張，好像要說什麼，但又沒說出嘴來，因為這件事太茶毒了，雖然自己佔了便宜，但又恐小蘋她媽不允應。末後却僅僅說：啊！明天解縣……這似乎是給小蘋她媽一個警告似的。

這一來把小蘋她媽給關住了，大叔！你說呀！怪悶人的。

唉！真難辦，明天解縣……

這是小蘋她媽聽了最傷心的話。

好！你先回去吧！容我想一想，一回着二夥告訴你

去。

她走出了客廳，還不住的說，大叔！你得救命！現在天已經漆黑的了，斜月送來她娘兒倆的影子，在這個黑暗的世界裡，好像是她的同情者，伴着他在这个寂靜的黃昏裡慢慢的向前走；她嘗到了人生的滋味，尤其是當地點上那半明的豆油燈，在一個充滿暗綠色的陰森森的屋子裡，坐在已塌有窟窿的土坑上，她看見了她丈夫兩臂綁着，挺粗的繩子，臉上腫起來了，還直向她瞪眼，使她有些駭怕和後悔；轉而她又看見有人偷摘她的瓜……小蘋她媽！叫聲驚醒她的幻想，仔細一看，原來二夥來了，她樂了，認為是給她送來了好消息。

地裡的瓜有人看着嗎？她不禁先這樣問。

有人！我弟弟在那兒。

張大叔對你說什麼來？

啊！好了！鎮長已經說了，他替你借錢，並且明天準保小蘋她媽回來……但是……你說怎樣？

我還指着那幾畝地吃飯哪！

不必說啦！張大爺還等我的回話哩！晚上早睡一點，明天好早起，要不一晚了，解了縣，就不好辦了。這是鎮長替你寫好的賣契，你看一看！打個手印，把你那地契給了我，就得啦！

她因為恐怕她丈夫解縣，所以就照辦了。

雖然極端的不願意，但又有什麼法子呢？

第二天的傍晚，偉大的自然裏，充滿了幽美的夕陽的畫景，小蘋她爹從某鎮回來了，經過他的瓜地，看見二夥在那裏，他高興極了，他認為二夥是幫他們的忙哩，並且帶有感謝意思的說：不忙嗎？像你這樣好心眼的人，真少……

二夥却對他有些不耐煩，你到家看看去吧！

於是他急急的回到家來，他媳婦和女兒看見了他，還沒等他說什麼就先哭了。

哭什麼？我已經回來了！我們真得感謝張大叔，他不但救我們，並且還叫二夥替看瓜，世界上那有這樣的好人？

告訴你吧！瓜地不是……

他聽了這段話之後，却沒有什麼難過的表現，只仰起頭來看着房頂，冷笑了兩聲，說：怪不的呢……原來如此……好……

時光很快，一個月過去了，他好像換了一個他，從前那忠實誠樸的態度，現在却不然了，白天總是在家裏睡，有的時候黑夜裏出去，到五更才回來。小蘋她媽對他有些懷疑，每次出去，只對她說：睡輕點！要聽着門！問他別的，他也不告訴。

這天夜裏，將近三更的時候，他又照例出去了；狗咬的很厲害，忽然又碎……碎……的響了幾下。這響聲，實在使她心跳，她已經猜透了八九分，不一會她聽見敲門，她知道是丈夫回來了，一開門見他只是喘，進屋來對

老 書 記

局長室底電鈴響了一響，在「進來」的命令式的許可之下，門被推開了一條縫，秘書長輕輕地走近公事桌，鞠了一個十五度的躬。

「局長！」

這一個呼聲並未立刻生效，那被稱為局長的看來有二十幾歲的年紀；人長得非常精明，生就了一副尖刺烏亮的眼睛——在他凝視着某僚屬的時候，就會令人憂心到某僚屬將有不祥的事件發生——現在他那副銳利的眼睛，正展讀着呈閱的公文，簽印或畫行。

待他似無其事地將手中的紙篇辦完了應辦的程序，才

她笑了，呵！呵！好了！天一明，這事情已經嚷遍了全村，鎮長夜裏被土匪打死了，中了八九槍。人們都這樣議論：說他應得的報應，天理昭彰，他太陰險了，無故詐人財產；但對於打死他的人，在一般人的推論裏，也不會是第二個人。有的說他——小蘋她爹。這幾天常在這邊轉，行動很鬼祟；果不出人們意料之外，第三天的早晨，他就又被捉了，還在家裏睡哩，逮住以後還裝好人。算起來被捕才二十多天的光景，就着車從城裏拉回來了，聽說在兩天之前就沒事了。十月初七是好日子，他兩家都擇定今天安葬；有許多人來看熱鬧。好些人這樣說：別看重廓村窮，一天倒有兩家出殯的。

廿三，十二，廿五燈下寫。

郭道隆

稍微欠身笑了一笑。

「請坐！」

是秘書長特有的權利，在相隔不遠的沙發上坐。看准了局長今天的面色尙沒有怎樣大的差異，便帶笑的說：

「局長，前天新考的書記到職了，特意上來回一聲。」

「很好，現在由老兄分配點公務給他辦吧！從今日起。今天——十月一日。」

局長像是很忙，手又拿起另一件呈閱公事。秘書長却仍舊沒有走，臉上沉默得更加重了。

「不過——」

「什麼？放下了才要看的公文，銳利的眼睛愈發明亮，凝聚着投射到秘書長的臉上。」

「他的年齡老了一點，他。」

「那有像片可查。如果他是冒名頂替，就送法院按律處分。如果他的照片上已經太老，那末錄取的時候，秘書處是得負責的。」局長瞪着烏黑而亮大底銳利的眼睛說。

「不，錄取的時候，我跟王錄事主辦；一本最上等的卷子，字體清秀可愛。答題，也沒有稍微疏忽的地方。那時候，他的頭髮並不白，和像片上一樣。我一看到那個人，看到那本試卷，便命令王錄事寫在通告牌上，限期報到。今天，不料他，人仍舊是一個，言語。行動我都敢決定是他。但他却老得不是他了。局長！像片在這裏」。公文被放在棹上，承繼其位置，是秘書長呈上的像片，那副銳利的眼光，注視了一下。

「可以我叫上來看一看究竟。」局長一面說着，一面按着電鈴。

工友應聲走進。

「叫今天到職的書記，去！」

「是。」工友退出了。

這屋裡的空氣，比作紀念週靜默時還要幽靜；秘書長不安的坐着。

終於電鈴又響了一響，被推進一個半百的老頭兒，他的頭髮大多數已經發白；臉上刻着不少的條紋，顏色蒼黃得可怖。都在深示着他的枯老與無用。

「局長，秘書主任。」他很恭敬的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

那銳利的眼光，從像片不時地移到來的人；表情是凶惡的驚訝。「你這老東西，拿早先照的像片騙人嗎？」

「不，局長」。那個老書記說，「這像片是考試前一日取出的，大概局長以為我的面容老了些吧！請局長原諒，當考試照像的時候，我在頭上塗了兩回烏藥。」

他休息住，喘吁了一口氣。

「也曾受過教育的人，當然曉得欺騙是一種罪過。不過，父母心也是有的，我本意想將這欺騙延續下去一個月，但烏藥盡了；頭髮那裡有錢呢？」

「似乎你是很可憐，你一定有未成年的小孩」。局長說，「哪！好吧。」

「對呀！局長會俯察的，做父母的心總該有些。」老書記笑着說，晶瑩着淚光的笑。「局長是憐恤我，收留我了吧！」

「不，不是那個意思。」局長說，「你自己也曉得欺騙是犯罪的行為！我本意送你到法院去，依法律治罪。現在，既然你有着小孩子，那情有可原。我是說：你可以回去。」

「這樣的結果嗎——我會寫字，現代的思想也有，除非局長不給工作；一個書記底職務是辦得到的。」

「我的意思不是才力，而是你的年齡老了些的原故。」
「年齡老了些，我底辦事能力與辦事效率是不稍差的。」

。三十年底光陰，從我寫字的手底旁邊逝去。我底手無一時不為公家所使用，無一刻不為社會效力；在半年前因為老了的原故，被某一個機關在寫字棹前把我的筆和紙奪走，推出來不管了。我的兒子無一時不在我的身前，為失學，為飢餓，而哭得嗚咽。我老了，我做父母的責任也因而退掉了嗎？就算一個奢望吧！求局長賞一隻飯碗的飽滿在每天，甚而至于連失學的孩子也救濟了。自然，我底盡力效勞是例外的。」

「你的話很好聽。」局長說，「但是你回去吧：前一個書記，就是你所遞補的那位，也是因為老了被辭去的；其實比你還年青些。老人是頂討厭的；況且退走老書記，更換一個仍舊不年少，那有這些道理？」

「局長，局長」。老人又在說。

憶

大概上帝的天堂是為一般有幸福的人設的，不然我的榮弟為什麼只在世界上只留戀兩年就與我永別了呢？的確，人生在世界上簡直無一時不在苦悶，煩憂之中度着飄蕩的生活。尤其是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更談不到安居樂業了，只有些苦腦整天圍繞著你，使你發生一種無法可解的痛苦出來，無論你用什麼方法去消滅牠，而牠總是不捨你的。我寫到這裏，實在令我欽佩已故的人呀！我因為欽佩故人的緣故，很不自主的就想起我那天真的榮弟來，於是他臨終那夜的事實，又徘徊在我的腦中，懶懶的不願走

「得！得！不要嚙嚙了，被辭退的那位，也是善於辭令，愛拿父子倫常感動人呢？這是一種手段。」局長說，已經有些怒氣。

不得已，老書記含着淚走出了，只有局長自己，似乎得到最後勝利，冷笑了一聲。「這裏豈是養老院？給社會盡力多年，那算什麼？老了，就是一個廢物。」

事情久遠下去，已被多忙的人們忘掉，誰也沒有再提那件事。有一天，下班之後，只有秘書長和王錄事沒走；秘書長無意的從鏡裡照自己，說：「王老兄，請你代我拔去這一根白髮。」

王錄事遵辦了以後，也冷笑着說：「我也有一根。」

一九三四，十二月二十五，脫稿

楊富茂

去了。

在一個晚冬黃昏的時候，天氣是異常的寒冷，又下着很大的雪，呼呼的北風又不住的叫着，使活潑的小孩們都入夢了。我因為忙了一天的功課，身體累得十分的疲倦，也就隨身躺在坑上，閉上眼睛，漸漸的沈睡起來。

「XX快快起來吧，你看你的兄弟發起渾來了。」

這一條緊急的聲音，驚醒了我那甜蜜的夢，可是我辨別出這幾句話好似母親的聲調，於是不顧一切，很快的跳起來，揉了揉我那惺忪的眼睛，披了衣服，用我那很乾

的兒子說道：

「母親！什麼事？什麼事？」

我說到這裏，嗓子越發的乾痛起來，一個字也不能繼續說了，兩個眼皮實在不能張大，但從那條縫隙間，看到母親在一旁默默的站着，一對對的淚珠兒，從他的頰上滴下來，我看了這種淒慘的景況，不由得眼淚也一滴滴的掉在我的衣襟上，我實在是無可奈何，只好掙扎着我那乾痛萬分的嗓子，用力的說道：

「母親，我榮弟究竟怎麼了？是病又厲害了嗎？」

我說完了這句話，跟着便從坑上輕輕的下來，只見母親仍在那裏站着，可是淚已像泉水一樣的湧出來，我只好先湊近母親的面前，很柔和的說道：

「母親呀！您不要這樣傷心，我榮弟不是還在那裏睡的很着嗎？」

這時母親才抬起頭來，一面滴着眼淚，一面輕輕的用手推了我一下說：

「你不要管我了，你快快看看你的弟弟去吧！」

這時我只好聽從了我母親的命令，轉過頭來，從背影中，看到我那可憐的榮弟，他那往日紅嫩的臉，也變成蒼白色了，兩隻晶亮的眼睛，到現在也深凹進去了，並且還緊緊的閉着，一聲不響，我只聽到從他的鼻子裏發出一種很慢的呼吸聲來，我輕輕的握了他那枯乾如柴的小手，已然冰似的涼了，唉！這真使我萬分的驚駭呀！所以我很急忙的說道：

「母親！現在他的病是十分危險了。我們想個辦法吧！」

我說完了這句話，回頭看着母親，然母親並未作聲，站在那裏只是流淚和嘆息，唉！這時候真令我發生一種難過，這種難過我用筆簡直無法寫出來，正在這個當兒，母親忽然發言道：

「孩子，我不希望他了，現在他已然不是我的兒子了。」

母親說完了這句話，深嘆了一聲，便走到外屋去了，我用力的把母親拉回來，勉強把他按在椅子上坐下了，這時屋內十分的寂寞，任何聲音也沒有，只聽得外面的北風不住颼颼的響着，在遠處幾隻小犬不着汪汪的叫着，這樣靜默了半個多鐘頭，忽然我榮弟轉過身子，微聲的說道：

「媽，我喝點水。」

這一點聲音，驚動我們二人，當母親聽到的時候，指着我說道：

「快給他倒點熱水去。」

我奉了母親的命令，很快的拿起茶碗來，一口氣跑到廚房倒了一碗熱水，很快的跑回來，遞給母親，母親把碗拿到他的面前，輕輕的放到他的嘴邊上，但他搖了搖他的頭，卻又不動了，母親實在無法，只好拿回來，又交給我，小聲的說道：

「你給他對點涼水，他許就喝了，因為這碗水太燙了。於是我又把碗拿到廚房，倒上點涼水，我嘗了嘗，覺

得這水可以了，我就交給母親，母親依舊拿到他的嘴旁，這一次他仍然沒喝，不但沒喝，連理都沒理，還是默默的躺着，母親無法，覺得非常的失望，只好把碗放在桌子上，無精打彩的對我說：

「你再給他舀點冷水去，他再不喝，就不必理他了。」

我又照樣的舀了一碗凉水，可是將要走進屋的時候，只聽那一條悲慘的哭聲，從屋內發出來，我的淚很快的也

離

碎！碎！誰呀！哼！真是討厭的很，我剛才入了甜蜜的夢鄉，正香着哩！因為我好幾天還沒有睡熟了，就穿上了鞋子，揉着眼去開門，「啊！這不是你嗎！哎！我的親愛的哥哥，你怎麼今天會來呢？早就想你了，我真是太懶了，屋子裏的一切還沒有收拾，好大哥你先到蘭菊那屋子歇一歇吧，我還沒有洗臉！」於是蘭菊領他到北正屋子裏去，裏面的設置是很完美的，差不多的東西無所不備，光線啦！清潔啦！都是很講究的，不多一會兒，秀英的裝束整齊好了，照了照鏡子覺的自己倒也不錯，臉兒也很透亮，深夜裏也許能放出些光來，身上的香氣真似從桃林梅花中剛走來，尤能陶醉人心，窈窕窈窕的軀腰，嬌嬌娜娜的走進了屋子，她那錐子般的眼光不住的向他那裏射，爛漫的態度尤使他的血澎湃。他的心澎湃，這時正恨蘭菊不走，而聰明的蘭菊見此狀況，離開了屋子，屋內就是他與她了，於是深深的吻了又吻 Kiss and Kiss 因為將

湧出來，我雖然沒有用一點思想，但我也知道我那短壽的榮弟長辭了呀！唉！這一夜的事情，真使我一生也不會忘掉的。榮弟呀！你為什麼這麼早就離開我呢？為什麼不與我多說兩句話呢？而使我現在為你流了這麼多的淚，淚雖然是有盡，而我的心永遠是在想念着你，唉！回見吧！

一九三四，十二月，廿一日於故都

甘守虔

要離別了，他將到N地去吃粉筆麵，因為最短的期間不能見面，於是叫了一輛汽車在外面玩個痛快，這時候十一點鐘了。

嗚嗚的汽笛叫個不住，街上還是清靜，因為向來是下午三點以後才熱鬧的，今天是特別的一天，所以她也是破天荒，就走到公園裏去，裏面的人，寥若晨星，除了很少的幾個小學生，及下層階級的人外，沒有什麼，他倆洋洋得意的又說又笑，有時還要大聲喊出來，惹人們注意他倆，因為要別「離」了，所以現在忘其所以，以為現在還是在她的屋子裏，秀英說：「天氣熱的很，準要下大雨！你瞧天空的雲彩正向一塊兒集，從這個山峯飛過那個山峯再穿過絕頂，我想明天一定要下雨，你猜猜是不是？自然的變化也不敢說一定，那麼你明天又如何呢？」你說啦！這真煩倘若真下雨那我就……，昨天我睡很晚，精神不充足，我們那邊椅子上坐會兒吧，那裏又有樹蔭，河邊微風吹來

，也頗覺清爽愉快，河裏的魚自由的游泳着，大自然的景况，也很使他難離。微微波動的草兒頗似有歡迎的樣子，也好像留戀他不願別離，呀！「離」真是使人難忍受的呀！他爲了她及自然的陶醉，意志也薄弱了，可是又已與P校約好了，此時千頭萬緒迷了他，不知到底應當如何好，然他的心終被征服，再晚走兩天吧！

時光快的很，不覺已三點了，又到X電影院解悶，真巧的很正如他的心意，演的是愛的巨片，趕緊買好了票進去坐下，就演起來了，他嘗到男女之愛，尤增加了他難離的心意，他怎肯離了愛人！捨了他第二生命，離了繁華都市，走入無聊的苦鄉呢！雖是如此，而今年剛畢了業，要不作事也恐朋友們譏笑，甚至說「沒有能力，沒有意志」，既人家不鄙視，而自己生活，怎肯還叫家庭供給呢，况家裏有一位小脚的太太，現在秘密的機關要叫鄉人知道了？那還不罵我？還能回村子嗎？他這時真是心亂如麻，快要碎了，雖然如此，然而也得要顧及將來，也不能只因愛而捨了家庭，因爲將來還要見人呢，只爲她而犧牲了一切，那是事實所不允許的，電影也演完了，身不由己的走了出來，在街上順便的溜一會兒，她說：「你又怎麼啦，有麼不喜歡呢！你要真心想走，我絕對不敢強留的，這是你將來的前途，將來我也佔些光，」「不！我既說了當然晚走兩天，」天色晚了，她也恐家人說，倆人辭別分離，「第二天再見吧！」

因爲他一天也沒有住腳，精神疲倦的很，於是燙一會

澡，回去痛痛快快的睡了一夜，屋子裏亮了，從窗子內向外一看，濃雲滿佈了天空，屋裏也覺得悶，憑窗一眺牛毛雨淅淅瀝瀝的落個不住。院子的地上濕了，花葉上洗的也乾淨了，街上還可以走，天啊！別再下大了！阻止我出門，在這兩天內還不讓我們多在一塊兒玩玩嗎？以後不知什麼日子才能見面哩！烏雲漸漸的散了，雨也漸漸停止了，壁上的鐘已噹噹的打了十一下，他便下午二時去找她，她的裝束也變了，那顏色配合的好看，美妙的姿態形使人欲醉，也可增了他的慕心，使他留戀，不忍捨去，他說：「我明天不再找你，因爲還有許多朋友未辭行，許多事情未辦完，」她也說：「不敢去送，怕叫朋友們知道，說着眼珠兒潤了起來，我們即此別離祝你平安！不知何日再見呢！」在漆黑的屋中鐘連連的敲了十二下，唉！「離」……「離」……

辭別了故友，收拾了行囊，買了晚票！離了繁華的都市，汽笛響起來，一陣的響聲催他的別離了，一會比一會兒離的遠，車上的人各個都說說笑笑快樂的不得了，獨他一人，又向誰談笑呢？簡直悶得頭暈眼花，有苦說不出來，直到東站下了車，精神才稍爲恢復，天色已晚，住了客棧，院子裏亂七八糟，屋裏臟的很，塵土有一寸厚，自己吃的東西滋味也沒有，晚上睡也睡不着，一路的痛苦，筆尖難以寫出來的。

東方漸亮了，他僱了一輛大車，載着他到了N地方的學校，除了一位介紹人外，誰也不認得，終日獨坐，久之

精神漸漸恢復起來，並且也有些興趣了，學生們來的也不少了，也要快開學了，但時時刻刻的忘不了她——秀英，夜裏作個夢也要夢見她，每一念及，心中便跳躍起來，有時同事們問，他也不肯說，自己只是悶悶不樂。

光陰過的很快，轉瞬一學期過去，好幾年未曾回家，只得回家去看看，簡直看着到處都不順眼，到處荆棘，泥濘，黑暗，討厭的心填滿了胸膛，充滿了腦際，他知道自己太富于感情，作事太認真，而與社會的風俗習慣不能合，自己覺得什麼也是看不上眼，簡直忍無可忍了，決定了志向，犧牲一切也沒關係，非打破這種惡習不可，所謂「生何足樂，死何足悲」，在這種世界偷生，的確不如死了痛快，也不致每日受這麼多的痛苦了，我們現在念書，就為的改造我們的國家，打破種種惡習，否則，那不是失了我讀書的目的嗎？現在的一般學生，藏滿了一腦子作官發財的思想，所謂官這個名詞，不是不好的是為人民去辦事，不過一發財那可就不好了，在登台以前說得冠冕堂皇為人民謀福利，可是一上台，把從前的假面具除掉，那可不是他了，一切的一切也裝看不見了，唉！這一般的學生，豈不可恨嗎？他也不憐憫一般吃苦耐勞的人，我們要依總理教訓先剷除人民的痛苦，然後才能談到救國，他想到這裏不禁叫道：「爸！媽！……你的兒要……，決努力……去救國，為民謀福利求出路，也許能放出一絲光來，明于世間」……他這樣的想着，把她——秀英——也忘了于是……真巧，這軍隊正趕上北伐，所到的地方，皆歡喜

異常，一溜煙的抵平，呀！成功了，他當然也是一位有功者，黨國之忠徒，派他到某縣縣黨部，去後又覺得以前的，感覺無異，施行他以前所立的志，朋友們要知道！作好事愈多，被人罵的聲音愈強，那些土豪劣紳之類，都把他們掃除淨盡，好像一盆混水漸漸的澄清，一步步的入了軌道，他的確為人民造了些幸福利益，也頗有一番新氣象，如刷新的白牆壁似的，他的性情是很直爽的，只要是死的正當，視死如歸，人民要得到幸福那更是他的展望，不料在一天晚上出街，剛出門不遠，就遭了不幸——被綁，諸位！細想，城裏軍警林立，竟出來這樣的事，當然有特殊原因，不說大家也會了解的，於是賣了他家的地贖回來，差不多傾了家裏的財產整個為了他，而她呢！因病勢甚危，希望也很少，當然也增加他的愁苦，內部的事，煩雜的很，于是身體一日比一日衰弱起來，在某天的早晨與他的兩位朋友去逛公園，因為最近對他的空氣，不斷的造些惡謠；他一出門，正遇着他們，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并怒道：「你若真的不害怕，請到……，他當然不在乎，可憐的很，乒乓的兩聲，喪了他的命，那兩個朋友，也暈倒過去，到底為什麼呢？唉！因為他作了些為人民的事，替人民謀了些幸福，所以得了這痛快的結果，可知今日的世界，真是……，惡的勢力如何的大，他便從此算與世間長離了。

諸位！今日的世界如何的黑暗，好人簡直無立足之地了，真不能在世上生活，現在世間的快樂幸福，好人是

許奮的，惡的勢力之大由此可知矣，一般的人民啊，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四周圍的一切盡是荆棘，盡是罪惡，一片的汪洋，他們豈能認的清楚，辨別是非呢！你真若不給

老七死了

「老七你還不認福嗎？要不是這些人們，誰能做到如此結果」

「王大伯這是我感謝你於至極，我也很覺得不錯了，但是；這筆款怎樣拿得出來呢？唉！在座諸位都知道的，在前幾年是不同現在了，那時是有一點小積蓄，買了一座房舍，治了三畝地，此外還有個小生意，生活一時感到美滿，手下稍有流動，但這都是父母苦心經營的結晶，不幸雙親連年去世，無奈再將田地出賣，始送歸安葬，禍不單行，去年一把天火，燒得雞狗不留，一時遂告凍餒，幸虧親友相助，都拿出幾個錢來，才興起這個小生意，維持家庭生活，現在這麼大的款項，我老七怎能拿的出呢？李爺這樣心急，出買宅田也來不及了，就算是能成，而我這一羣我會怎樣辦呢？再多勞王大伯及大家，只要是給老七留碗稀飯喝，我也就承認了，如此再作商議，望大家多加美言，受幾次辛苦，老七到老死忘不了大家的恩德」這是老七哀求大家的話。

「老七你的困難我也很明白，你也不能直說拿不出，只爲你這件事情跑酸我的老腿，不知吃了多少罵，要不是你，我這般大年紀的人，受此侮辱嗎？這不是你也說到這裡

他指點一下，誤入歧途，事所難免的，這是社會的病態的表現，可知大自然界中已是充滿了惡勢力沒有好人的位子。

林桂枝

，唉！我們忍苦受辱再跑一趟，不算得什麼，可是，看那方你是無再減之可能了；起初說的是罰你七十元，如今我們用盡唾沫，說遍了好話，落到六十元以致再減到五十二元，現今你急忙湊款，你就拿三十五元吧！不成念及你的父親身上，老子我就給你擔負的，好在十幾元的事，我也拿得出的；老七不能太固執的了」。

「老七不要太固執了，我們爲你再跑一趟吧！」一羣說和人，走出門來這樣說。

老七感覺着非常頭痛，這是他們擱頭皮來說話。

一肚子悶氣和悲哀使得老七要死，垂頭走進屋子，起坐不定的抓著頭來長嘆，一時屋裏充滿了悲沈的悶氣，惟有他無知的兩個小兒子，嚷鬧着：

「媽的！還有什麼心來？快要餓死你們狗養的，哼！」他一時發起怒來，氣無處可洩，猛的將坑上不滿一生日的嬰兒恨恨的打了一拳，嘔！一聲命絕了，大點的兩個聚在屋的一角落，兩眼直睜着他爹爹的拳頭，恐臨到自己的身上，婦人是坐着哭泣，埋怨丈夫的性急不人道。

「媽的！你不用哭，這就要賣了你」

查印花的李爺微微顯出得意的態度兒；噙嚙拉吃火柴

磨着了，輕輕的拿起一根紙烟，來個頭兒仰天，將烟夾在唇間，緊緊的吸了一口，不等！已嘔到肚兒裏去了，傾刻嗜！長長的吐出一條白烟，媽的！哼！……：流露羽毛化登仙的神態，又想到在近幾日缺乏不了享受，烟露佈滿了全屋，香氣不止的刺着全屋的人們，唉呀！誰的生命。

「李大人！」王老叫了一聲，

「可是，款項如何？不要如此遲緩，老爺還打算別的事情啦！」李爺已氣焦了，非常嚴厲的對大衆說。

「老七這人，近年來非常不走運，……：幸親友幫助，始有此業，維持全家生活，如此巨款，實在不能付出，祈求恩惠，再減少些令他盡力去辦吧？」

「胡說！讓一讓二不能讓三四，誰叫他來偷稅，這是自己找苦腦兒吃，老王你是忠厚誠懇的人，我這才吃了你的虧，因你說了，不好意思再說別的，這已經讓的不少了，像他這樣的人，我絲毫不能容納他，他還要得寸進尺，

雞 換

(一)

秋天的太陽，格外顯着溫和，照在人們的身上，有說不出的舒服。周大嬸坐在太陽光下，直受着太陽光的暴曬，好似在那裏樂享太陽浴一樣。可是她那兩隻手還在忙着捆蘿蔔，選舉似的一個個的選擇，然很快便把那五個選定了；很藝術的像景山一樣的參差排着，用草籬(草節成)敏捷的捆好了。一捆捆的在身旁慢慢堆成一小堆了。抬起頭

來，哼！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這一趟你們白跑，款項如少，個子都不成」。

王老亦覺得很難，以為情是無再求的餘地，這一羣說和人不敢說任何一句，只得退出來了，

「就是吧！」王老自己，對他說，比較他是最勇敢的一個人了。

愈快愈好！否則不要說老爺利害。……：自找撞壁」。

這是盛夏的傍晚，在這一天，人像是被置在蒸籠似的。雖是日頭已西落了，仍沒有一絲涼風吹來。人們還覺得悶熱的更難過起來，煩燥着熱汗不斷的流下來；官府委員帶來了的消息，使人們不寒而戰了。

王老垂喪着來聽老七的消息，他的太太哀號着說：「老七死了……：……」

蘭 坡

來，直了直身子，用那一手泥土的拳頭，在腰上捶了兩下，「嚨！腰怎麼這樣的累啊！」

「哈哈！真的，大嫂子您又……：」李二大嬸正在擇(平聲)蘿蔔上的鬚，手裏拿着剛掰下的兩個黃葉子，立刻笑呵呵的問。

「可不是嗎！又有……：」周大嬸的臉上，又有點顯着不大高興說。拿過那枝漢烟袋裝上一袋煙，拍的一聲，便

燃着了。巴達的用力吸了兩口，好像能消氣是的。

「您這亦是手法啦！一個一個的六七個，一個沒有落下。」李二大媽面色亦沈靜了，誠懇的說。

「您說這亦真是怪了，小時很胖的，一上七八個月，便越活越抽了，頂上十個月，就都……」周二嬸心裏有感觸是的，咽喉間不免有點哽噎。說話的聲調，亦有點低了。眼圈一紅，可是眼並沒有落下。

「您許沖(得罪意)了甚麼，要不怎麼亦落下一個半個的，怎麼能這樣呢！」

「……」

「我們村裏張大嫂，從前就不立後，後來有一個拉小駱駝的，給算了算，說是亦不是犯了甚麼，他就給破了破；第二年就生了一個大小子。今年大概有五六歲啦！長的虎是的。」

「那麼明兒格我跟您大兄弟商量商量，要成哪！等拉小駱駝的來了，讓他給算算，您說很好吧？」

「實在算算頂好，聽說那拉小駱駝的還很靈，算十個倒有五對應的。您這樣辦，省得您濕窩挪乾窩的受了半天累，養活不了幾個月，臨完還要坑您一頭子。」

周大嬸沒有答話，可是李二大媽亦沒有往下說，兩個人又繼續她們的工作了。

(三)

光陰很快，一眼，又是十幾天了，這天街上一陣串鈴聲，李二大媽從屋裏走出來說道：「二大嫂！您算不算？」

我給您看看去呀？」

「您去看看吧！要是那個，勞您駕給叫進來吧！」周大嬸一邊說着一邊亦由自己屋裏走出來。

「這有甚麼可勞駕的，您要……，我不是看着都喜歡嗎！」李二大媽一邊說着就走出街門外面去了。

李二大媽很快的進來了，後面跟着一位拉着四尺來高的小駱駝的人，穿着一件粗藍布大褂，兩隻有睛無神的眼睛，襯着扁低低的一個大鼻子，顯出鬼頭蛇腦的樣子。

李二大媽指着周二嬸說：「先生！給我們這位大嫂子看看吧！老不立後。」

這位所謂先生的，從駱駝上搬下凸凸囊囊的錢叉子，放在地上，擦了擦他的衣服，坐在上面。用左手挽了挽右邊的袖子，用右手挽了挽左邊的袖子，向着周大嬸審視了半天，才慢慢說道：「你的命，真是太硬，受苦受累無後承，生男不過十個月，生女過不了整一週。……」

周二嬸有點愕然，心裏暗說道：「怎麼就彷彿他看見了是的，這位先生，倒是真很靈。」

「我給你破破吧？管保生兒生女都是長命百歲。」先生見周二嬸在那裏不言語，又進一步的說。

「您給破破，要多少錢？」周二嬸心裏有點願意的口吻

「您給兩塊錢吧！這不多說，要是別人至少也得五塊

。」

周二嬸精神立刻沈住了，你說破吧！這兩塊錢不定賣

多少趙蘿蔔才能賣回；不破吧！兒女是缺的。究竟爲了拖兒子的心切，於是迸出來一聲：「破吧！」

這位先生便將破的妙法告訴了周二孀。

(三)

歡祝的新年，在爆竹劈拍聲中過去了，轉瞬間，又是臘去春來。這是在暮春的一天，天氣晴和，新歸來的燕子呢喃的在空中飛翔。在周二孀的屋中，發出啾啾的聲音。周二叔從屋裡出來，走到雞籠旁邊，將那一年來餵養的大公雞，拿出來，用麻繩將兩條腿及翅膀捆好。拿進屋裡，扔在堂屋的地下。一人獨自的站着，兩耳靜聽屋中的聲氣，彷彿等候什麼是的，究竟爲了什麼？他自己亦有點默然。可是在內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臉上慢慢的露出笑紋，欣慰的顏色，過了腦門的細紋，過了已謝的頭頂，整個的臉；滿佈起一種特別的喜色。

一分一秒的挨過，周二叔心裏的快樂，好像要迸出來一秒的時間，都不能支持了。可是禁不住周二叔極力制止着，忍耐着等候所期待的光臨。

「……」一陣奇異的聲音，周二叔因爲胡思，沒有聽清，可是精神立刻集中。忽聽幾聲嬰孩的「呱！呱！」聲，他精神的快樂更不知增加若干倍。

「大哥！您快……」這是李二大媽的聲音。

周二叔在李二大媽話沒有說完，就由案板上拿起菜刀，抓着那隻公雞，騎馬式的蹲在門坎上，將雞的腦袋枕在門坎上，刀的刀口已和雞的脖子接觸了。小雞這時。感着

生命的危迫，用力的撲撲抖着雙翅，「嘎！嘎！」的亂叫。周二叔被雞的嘶叫，減少了許多勇氣，生了一種憐憫的感觸，似乎再沒有力量，去斷送雞的性命。他的臉上生出一種灰暗色，征服了喜色，呆呆的對着那隻雞發楞，彷彿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感，這樣暫時延遲了幾十秒鐘。

「老！你來的！」李二大媽看周二叔下不了手了，立刻向着北屋的街坊喊叫。

一個三十來歲的小夥子，從外面跑進來，醉鬼是的，滿臉帶着殺氣。

一會的工夫，院子裏撲撲亂響，一道胭脂色的濕痕，隨着那隻替死的小雞，走遍了整個的院子。

「大哥！您大喜。」

「您真造化，這樣肥胖的小子！」

「叫什麼，這個小寶貝？」

「叫雞換！這是先生給起的。」

一陣歡喜聲，充滿了整個的院子。

(四)

又是秋天的時候了，天氣還是特別的炎熱，將要死去的秋蟬，聲嘶力竭的狂叫着。一二隻小鳥飛來，落在樹上，這樹上的蟬噓的一聲，又飛到別的樹上去了。

由周二叔院裏走出一個衣裳襤褸的人，肩上揹着一個筐，裏面放着一團衣片，好像捆着是的。這人剛走了不遠，院子裏發出一陣痛聲，「兒呀！肉呀！」很尖銳的刺進人的耳鼓。

幾天過去了，周二叔的臉上，有點黑而瘦了，臉上的額骨凸出來了，頭上的頭髮亦蒼白交雜了。周二孀的顏色

他倆的死

生

這是人靜的一夕，一輪被灰雲遮蓋了的圓月，懶洋洋的放出了一些灰黃色的微光，團團的雲塊，在等速的向東南方流去，路左邊有一個像墓塚般的東西，大概是去年的稻囤吧！亦許村舍，在黑暗中矗立者，空氣異常沉寂，對面吹來了一陣小風，使人感着寒慄，這正是四年前的中秋，在海陽城外某村的小屋中，點了一盞油將完了的小燈，坐在屋中的一位老者，他的面孔被這將滅的燈光照着，露出一種異常的神氣，帶着灰綠色，顯得非常的可怕，面孔全部都在顫動着，他的牙齒亦好像在打戰，嘴是張着的，兩隻眼睛顯着濕的，好像是注進了鮮血一般在老者的旁邊一堆破被中，只能看見一個飢黃色的小臉，蓬捲着頭髮，張着大嘴，在不住的哭喊着：「祖父！祖父！我餓呀！餓呀……」他的父母在二年前已先後的死去了，他們的生

是黃而且暗了，臉上的繃紋亦比去年多上一兩層了。

的呢！明天就是八月節，祖父給你買一個兔兒玩，和好吃的月餅，啊！啊！不要哭了，快快睡吧，」孩子聽了他祖父的安慰，哭聲便低微了，並說：「要給吾買大……的月餅，……（嗚咽）……買……好幾個……」老者不斷的答應着，安慰着，小孩在嗚咽中便睡去了，同時奔跑了終日的老者，又加上對小孩的勞心，已經身疲力盡了，剎那間便入了甜蜜的夢鄉，一天他坐在優美的大廳中吸煙，進來了一個下人，口稱：「太爺！外邊的汽車已經備好了，要到××劇院聽戲，已經是正當的時候了，（這時他的孫子已爲要人了，作着很鬧的事，他每日裏只有尋好的消遣）」這時他坐在那包廂中，雙眼正看得出神時，咚！的一聲，忽然從睡夢中驚醒，這時屋中的油燈已經滅了，自己爬到了窗口，掙扎着睡眼向四下裏一望，只見炮聲的響處，濃黑的烟，團團的湧在天空，火光四起，這時炮聲更大了，老者此時只有混身的顫動，已不知所措了，一聲響處，飛來了一個炮彈，正落在老者的屋頂上，剎那間，滿懷着欲望的一老，一少，在炮彈落處，便粉骨粹身了。

★
★
★
★
★

民廿三，十二，作於西北宿舍

野習前後的雜誌

名不具

星期三的那一天，在課間十分鐘的時候，同學們一個一個的站在教室的門口；有靠廊柱的，有靠墻壕的，很隨便說笑；還有在操場走着，這個伏在那個的肩上，不知他們說些什麼？我是站教室門口的，這時冬天陽光無力的射在身上，也不覺暖。忽然有個同學說道：「哼！咱們星期日，還得上山子黃野習去呢！」我聽了道：「你別胡說啦，我怎麼沒有聽說這個消息呢？」另一個同學聽見我二人的說話，就插嘴道：「你不用理他（對和我說話的那個同學）他還在這裝傻呢！」我聽了更覺奇怪了，我續問道：「什麼時候？誰說的呢？」於是他們對我道：「不是星期二發的野習講義嗎？」啊！我恍然大悟了，「因為星期二軍訓堂我去辦公事去了，所以不知道這樁事情」我對他們這樣說：「正說在這裏，司號的吹起來了，我們也不管他那個該說該笑繼續的說笑，因為已經成了習慣的原因吧？又呆了約六七分鐘，C教師才從教員預備室出來，在門口站的這些同學，也開始一個一個的往教室裏進，進個一二分鐘的時候，才都坐定了。C教師開始點名，又點六七分鐘的時候，這才講書，但我的心還存着軍訓野習呢。

在學校過的生活，每日上課下課，吃飯，睡覺，圖書館，運動場這些地方，都有一定的時間，所以就象一架機器一般，一天一天的轉動，在我們學生本身的感覺，只覺光陰過得太快，真的「光陰似箭」，自從星期三我知道星期

野習，彈指就到星期六，在吃完午飯以後，我就跑到教室裏去，同學E君從樓上圖書館下來，說道：「咱星期日的野習不能去了吧？」我說：「怎麼？」他說：「我看報怎麼？我未十分明白。大概教官在星期日開會，所以恐怕不能去了？」我可也沒回答什麼？不一會兒教務處出牌了：「高一軍訓野習星期日上午八時半改星期日下午一時此佈」

教務處 月日

E君說：「怎麼樣我說的一點不會錯的」。

說也快到星期日的早晨，起牀號的聲音，把我驚醒了，睜眼一看滿屋黑黑的，於是合眼又着了，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同學都起來才把我驚醒，抬頭一看，呀！下雪了！我們今天還野習呢，這是從小玻璃而看見的。這時雪花飄飄，在小玻璃所能看得見的範圍，一羣跟着一羣的落下來，我真有點不願欲出被窩兒，但是同學都起來了，我豈能不起嗎？乃強出來照常去拿棉袍穿上，伸手一拿沒了？心中一想方才想起：星期五被我送到親戚家去，修理去了。因為後襟破了的原故，只好穿上制服，去打臉水，剛出宿舍門，望遠一望，真是：「宇宙皆玉」，尤其是校內的景物，更看得真切，教室的樓頂欄干，全成了白色，只有立置的廊柱，還有多半未白，僅白了順柱的一條，因為風吹來的原故。至於縮回的墻壕，上面沒有着雪，因為伸長頭的廊子給遮蓋了，再看操場南邊的幾株小樹，交叉的乾枝

都白了頭，真像梨樹開花似的，再看看天像低下來。帶着灰色的煙霧，像個罩子罩住了大地。這是我打臉水一剎那所見的雪景，也不能詳說了，於是端着臉水回來，洗臉，嗽口畢，就有九點了。但是雪花仍接着的下落，同學有的說：「今天也不是去不？這麼大的雪，大概不能去了吧？」那個同學道：「教官還沒有回來，準不能去了，」另一個同學的道：「今天下雪，教官必定令咱們去以沽名」，這樣的在雪天圍爐而談，倒也快活！可惜不能談的太久了！不知不覺的混了數時的光陰，我想起我今天沒有看報，於是出了宿舍，這天上稀而小的雪花，往衣上落着，小跑的來到圖書閱覽室，臨上樓的時候，樓梯上雪化了，加上鞋底的泥，已成泥水，不能不把衣服的前後提起一步一步上樓來，拿起一張大公報的正頁，上面頭號大字便是：「胡擬下月北來中央前途充滿和平空氣，因為國難當頭不得不共謀國家而取消黨內的意見」，他們真是為國取消私見？真的為國取消私見，在國難嚴重的時候他們作什麼了？何必現其匪已將肅清，國家略定的時候他們來講這個，有誰信呢？中國這樣的大報紙都竟來登假話，旁的事更不可言而喻了，後來又胡亂看了一陣就走了，下了樓一看，同學的真的來了不少呢，趕快跑到事務處去看看鐘，嚇！十二點了，急溜的到飯舖，胡亂吃了一些，回來就到教室的門前，和同學的借了一輛車，就在雪地上，騎起來，因為什麼要這時騎車，就是平常訓育處監視原因，不得過車廄，現在趁着訓育主任沒在校內，故此時騎起來，車過處，土從雪中帶

出來，這因為地沒凍的原因，有個同學見我騎，他也騎起一車，追逐而來，他說：「咱倆過這個藍球柱子吧，我說：「好吧，你先過我看，然後我再過，」他不在乎的過去，我則先將車走慢，然後再過，但仍把膝蓋撞在柱上，沒有過去，我只得下來，再騎！正在騎車之際，教官回來了，同學教室門口喊道：「今天還去不去呀？」教官道，「去呀！怎樣不去呢？」一同學帶喘怨的口氣，自言自語道：「去，你不早點回來，這晚才回來，同學都去了不少，」司號吹起來，我趕緊回去，打綁腿帶水壺乾糧袋，我跑出來的時候人們已經站齊了，我偷偷的插進去，教官開始點名，有幾個同學沒有來，教官點完名，同學的又來了兩個，教官道：「你們怎麼才來。」同學的也沒敢說什麼，插進隊裏，有同學的帶了質問口氣問道：「育華又不來了吧？」教官道：「就來，咱先運動，運動，等等他們」，於是教官喊口令，我們就開始跑步了，因為練習過幾回，所以跑起來，步聲還算一致，這時的雪花不住的下着，一串一串的吊在天上，我們這四十來人好像把吊在天上的雪花給分開了，在這雪花過着，望遠看都看不清楚，我們的腳也踏的是雪，四人一列一列的跑，聽見腳步聲拍拍的，教官喊着：「一二一二」，以示學生的左右腳的錯否，一會兒又喊：「一二三四」，我們大家也跟着喊道：「一二三四」，喊完之後，立刻又靜默，很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繞，跑有五六分鐘的功夫，有人喊：「育華的來了，我抬頭一看，真整齊——一個，比上次却多着兩個呢！我們出發

了，旁邊還跟着些不三不四的人們，也不知他們是作什麼的。一出校門，司號奏起樂來，我走齊了步，號聲和腳步聲相起伏，也有些趣味。號停了，只剩了腳步聲又是一番味道，猛然抬頭一看，禮拜寺的古松，頭上帶了白帽子，還露出深綠色針葉，綠白相鑲，院中的望月樓——就是前面的亭子，這亭子頂上的黃疙疸，也被雪給蓋了上面的一半，黃白交錯，可算是一副美麗的圖畫，再往道旁一看，角門鋪口都站了些，——縮一世紀的老頭，少女，小夥計等等！都張了一副眼兒瞧着我們，不一會兒，到達目的地——山子黃此地爲一半環形土山，高可數丈，登其頂，財政印刷局第一監獄，皆在目中，眼前的樹林小屋都和雪參雜在一起，因此景面想起上次野習的地方，這次若往那去，其理想的景物必定這樣：河前的叢林臨雪而立，河後的樹林皆禿頭帶雪像梨花乍開，一望的白色中顯出河的凹陷，不覺吟出：「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正在胡思的時候，集合號鳴了，趕快跑下來集合，教官講些亂七八糟，我沒有十分聽清，我只聽什麼，被敵人侮辱就要算曠課，又把同學選出二個作敵人，埋伏在沿路各處，他到趙家井去等我給他消息，我等就開始傳了，臨到我的時候令我傳：「前面各班兵士趕快燒水，預備後來的兵嗎，」我跑起來，順着小道，兩旁是被雪蓋的田地，我跑的時候不住的，東看西瞧，恐怕有敵人埋伏，再往前跑兩旁的菜地都樹了葦簾，一排一排的，斜立着，我跑到葦簾的第三排，哈的一聲出來一個同學——敵人

，說道你那裡去？我急往旁而逃，這時呼吸越發急促，恐怕被他拿住，在危險的時候，那又跑來個傳達消息的同學，他舍我而追他去了，我這時才敢喘喘氣，忽然從那也來了一個大狗，狂吠而上，我趕緊的跑，它在後急追，我無法只得站了，回頭伏身拾了個石子飛去，它才不追了，但仍站那裏汪汪，我則抽身而逃了。

這第一個習目作完了，作第二個連絡習目，我也沒有十分注意就到學校了。

今天天氣不好，又下雪，但我們的精神十分不壞，所以受不少的誇獎，但是我們何足道哉？不過三四小時的辛苦，我們想想喜峯口戰爭時候的我國男兒，才是可誇獎的呢！他們也是在冬天，給養不足，服裝又單薄，在塞外的地帶，勁風刺骨，在平沙無垠，不見人的地方，敵人的飛機在空中的盤旋，砲彈，鎗子，目前飛過，那一樣不令人心驚胆寒，那時真是：「法重心駭，威尊性賤」的時候，如此境域而仍不能得一飽食，在戰區人家中煮些小米粥，運到前線的時候，已成冰塊了，男兒們見了只得嚼他兩塊以充飢，雖然如此而猶能以大刀割敵人的頭，與我們一比，我們受這一點小苦，就受誇獎，豈不羞死，至於嫌洋車慢。嫌汽車悶的荒的闊少，我們管他則甚。

我的壓歲碎語

貝州人

月份牌一共有三百六十五頁，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也無需乎証明；早就有人這樣預備好了，一天撕一張，結果漸薄了，於是乎在這本月份牌剩到末一頁的時候，那便是新年的前日，舊歲的末日，晚上就叫除夕，天明就叫作新年，說句文明話：就叫作元旦，人們就熱熱鬧鬧的大賀其新年，上面這些話太近乎實際了，有的看了一定說：「這個誰不知道！用的着你說嗎？呵！討厭……」這是必然的事實：近來一般人總不喜歡人說實在話，務以好聽爲原則，諸位不信，試自己問問自己，在我未說破以前，是不是這種心理？一看就覺着話頭不對，不該應這樣說，要說：新年者，燕婉之佳節也……才對呢，年節固然是快樂，但還有一部人是痛苦哩！那壓又應該說：年節者，愁苦之劫數也……這是拉扯到人們對於年節的觀念上去了，這個留到下面去說，此處仍書接上文，因爲人們不喜歡聽實話，所以說實話也好像是在「物競天擇」的條件下受了淘汰，於是乎越來越少了，尤其是作文章；發宣言等等……說的天花亂墜，叫人們看了只誤以爲真事，要真是掀去蓋窳一瞧，那就實在可令人捧腹了，請諸位不要怒，我所對於新年的解釋，是說給不知道新年是怎麼會事的，已經有相當認識的就假裝不認識再看看，看了以後，不怕你就說沒有看也不要緊；諸位如能允許我所說的條件，我在這裏恭恭敬敬的行一個軍禮，因爲我是受軍訓的，處處都要軍事化，一

來表示感謝，二則也算向諸位拜年。

我接到同學們的賀年片，寫着：新年好！我也因爲習俗的關係報之一新年好！但實在說起來，新年到底好不好？再進一步說：新年是不是好？這都是問題，不過我可不敢胡答這疑案；有的說：新年沒有什麼好，不過僅僅是一種近乎自然一點的節氣，也值不得對它大驚小怪的，可是過於上流和過於下流的人們是免不掉這種毛病的，他說：這都是無意識的舉動。

年節因爲人們的觀點不同，所以它的價值也因之而異，據普通一些人說起來，總是歡喜年節的來臨，尤其是小孩們，他們的希望更深，「老叟點頭辭舊歲；童子擊掌賀新年，」這是在家鄉見到的一副對聯，這句話也可以略顯一點，說小孩對於年節是擊掌，一擊掌那自然表示歡迎了；因爲小孩們到年節有他的樂子，尤其是鄉間兒童，窮的有一年也沒吃頓餃子或肉菜的，每到年節才可以犒賞一次，再說正月十五又不做活，搗動幾個小孩還聚到一起，賭個不贏錢的小博；富的那更好了，吃好的還不算，又得穿新衣裳，放鞭炮，拜年還得給壓歲錢，一個年節就許攢個塊兒八角小體己，新年跑了以後，自己偷着買點糖果之類的零食。都市的小孩，因爲環境的關係，比較略好一點，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這種現象，我舉一個例子就可以知道：

小二九歲了，年節的時候，他母親會帶了他去逛廠甸，給他買了一大串糖葫蘆，還有一個籃子，他母親便買了一個月份牌和些零碎東西；天黑啦小二仍然是不願意回去，他母親死氣擺裂的把他弄回家來，還哭了一大頓。日後糖葫蘆吃完啦，籃子也摔壞啦，天天問他母親怎麼還不去廠甸去啊？他母親很不耐煩的指着那月份牌說：等着吧！到這月份牌撕完了咱就去！小二總看着這月份牌撕的太慢；於是乎他意想天開：這天趁他母親往茅房的時候，他把月份牌偷偷的撕了五六頁去，他父親從工廠回來了，一看月份牌到廿一號了，他不覺暗自歡喜，他想明天該拿到工資了，他自己不住的說：這個月過的真快啊！……到明天一要領錢廠主那裏碰了一個大釘子，人家那大月份牌上才寫着廿五號，同伴們也都笑他，說他是犯了神經病；他覺得很懊喪，回來一進門就埋怨小二他媽：說她不應該多撕了月份牌去當手紙，小二他媽是堅不承認，倆人吵了一大頓，結果查出來了，是小二偷撕了去，還在他兜裏裝着呢，他一怒把小二打了兩巴掌，此後小二對於年節只有嘴裏希望，再也不敢作實際工作了。

在農民眼光中的年節倒是很神聖的，因為他們勞苦了一年啦，藉着這個機會，大大的熱鬧陣子，把一年的積苦，一齊洗盡無遺；過了年再按部就班的作活，才另有一翻滋味，再換個說法就是：改變一個新的生活和環境，中國既以農業立國，所以一切制度應以農民為前提，關於新舊年的問題我們也遂便來說幾句：年的意義我們已經說過了

，就是農民們用爲洗勞苦的宴節，這已經是中國四千餘年的傳統習慣，他們就認爲這是順乎自然的快樂節，因此陽曆年的強迫實行就大可以不必了，同時這也是不可能的事實——在敝鄉曾作過這種盲人瞎馬的舉動——陽曆年爲順應世界潮流起見可以用，但決不可強迫施之於風化未開的農村，中國人的保守性很大，況且他們對於陽曆年的認識很淺鮮，實在說起來中國的弱并不在乎過陰曆年，反過來說：中國要想強也不見得就在乎用陽曆，農民們認爲陽曆有碍他們的耕種，雖然陽曆也有什麼節氣歌，但在百分之九九不識字的中國農村，他們那知道啊！提倡用陽曆的人們常常這樣說，英美各強國，都是用陽曆，農民也都感覺便利，這是離開事實說空話，只看見英美用陽曆是強國，假設中國要用陽曆也可以立即富強？并沒見：中國有中國的國情，英美有英美的國情，不顧計國情而專門去學人家的皮毛，這種無聊的舉動作不作不吃勁，要想使中國改用陽曆，那絕不是呼應之易，因爲有一個積重難返的條件在裏面，必須慢慢的來；從普及教育入手，使一般人都有普通的常識，對於陽曆有相當的明瞭，然後才可以談到漸漸的習用，那些喪心病狂，虛心慕外的先生們，只想追逐潮流，一點也不顧計事實，實在是不可救藥了，急速想個善後的辦法吧！

試看中國的農民，一年四季除了勞苦就是勞苦，人生的樂趣他們認爲不是中國農民應當有的，尤其是生在廿世紀的農民，根本就不能談這問題；所以他們常常這樣說：

我這輩子算完啦！下一輩說什麼也不能讓他們幹這個了；……他們只有年節這幾天玩玩，甚或在每遇年景略好一點還要唱台戲，不過近年來也少見了；聽說是近來年景日劣，唱戲所費太鉅，只稅一項就幾十塊，那還唱的起，因此農民的娛樂就絲毫沒有了，雖然近來有一部份人以喊「到鄉間去」的口號為時髦，這不過是為謀得飯盃的途徑罷了；因為這是事實上的不可能，他們這繁華的城市裏，過慣了舒服的生活，電影啦！戲院啦！終日陶醉在這麻木的燕窩中，到鄉間不必說吃苦，就是愁悶，也得把他們悶壞了，由此可知，要想復興中國的農村，與鄉間的娛樂問題關係也有點密切。（附帶聲明：這種問題，本不應談，因為國難方殷，人們都忙於興國，那有餘暇來管這閒事呢？諸位一定懷疑，不是有許多要人這裏遊遊，那裏逛逛的嗎？唉！千萬不要這麼想，他們是例外，還請諸位不要疑惑我，咱可不會忘了國難。）

年節雖然是有人歡迎它，但也有些人是憎惡它，這是由於環境的關係，這也是人們的一種慣例：每到年節要作一個總結算，平日以借賬度生的人們，到這時候都有手足無措之感，尤其是近幾年來，這種情形更顯著；本來平常可以稱作小康之家，每到年節一結算，欠人家一大堆，賣地沒人要，賬主逼的要命；實在說：這賬也不能推委了，

記頤和園之遊

頤和園為清代末葉慈禧太后避暑之地。位居北平之西

欠人家一年啦，還有什麼說的，因為這種良心的責備，時常發生不幸的事件，什麼這個喝煤油啦！那個吃洋火啦，上吊啦！跳井啦！為點綴年節的熱鬧，算不得新鮮。

除夕的哭聲最惹人注意，哭這種舉動是不可言妙的心理和情感的用；不能問，假設當自己哭的時候，自己問問：哭到底和事實發生什麼關係？那就散氣了，老實說實在當不了什麼，不過在感覺上是覺得舒服了，例如我後隣的王大媽，她兒子當兵四五年沒信了，到了年節，因為見有出外回來的，觸動了她想子之心，於是大哭一場；哭完了就可過喜歡年，試問她兒子回來了嗎？曠野裏也充滿着哭的聲浪，墳旁的火把那是燒紙哩！在我到地裏去請祖先家來過年的時候，一路不過半里多地，一年之間添了十幾個新墳，聽說有四個是吸白面的……；再向遠處看看，在模糊的光線下，那一簇一簇的墳頭實在是多；我經過母親的腳旁又走到祖母的墳旁，當我跪下的時候，我的心好像浸沒在愁海裏，使我很容易聯想到幾年前的年節：我還給祖母和母親拜年，他們都說：啊！磕吧！但是現在，我雖然跪在她們的身旁大聲的叫着，又誰知呢？雖然相隨咫尺之近，又怎樣呢？萬痛交集的心，只有莫可如何；哭，那能哭去我的半點愁苦，啊！人生就是這樣嗎？……我真不相信哩……

廿三，十二，廿九，晚，燈下，寫於愁苦齋，

伯賢

北隅。萬壽山麓。昆明湖畔。空氣新鮮，風景幽雅。每屆

春季，遊人不絕。旋踵於途。春二月十四日。余與友人二三。亦往遊焉。

是日天方甫黎，起牀整裝。八時。登車待發。須臾號鳴，馳車於大路小道之間。綠陰爽氣之下。不覺心曠神怡。延時二刻。悉至其境。與友漫遊於仁壽殿前。仰觀宮室之大。直視品物之麗，左論右評，亦足以追根溯源，繞道殿右。循級登山。山底有德和園及三層戲台。均建築宏偉。園後爲頤樂殿。屹然自立，頗壯觀瞻。再繞道而上，經諧趣園，景福閣。直達智慧海，立於最高峯可以俯瞰湖上風光。山中景色。且香氣撲鼻。清風拂身。頗有超塵越世。羽化登仙之概。後循紅牆南下。但見佳木蔥鬱，落英繽紛。轉道東往。即至排雲殿。樓閣巍峨。宮庭宏壯，「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鈎心鬥角」。中有佛香閣，翼然臨於殿頂。上出重霄。下臨無地，延長廊遊於湖畔。清風習來。水波不興，遊魚上下，愉然自若，紅男綠女有

平津道上

北平是蒼老的古城，有宏偉無匹的建築，寬廣的柏油路，優雅的公園及名勝然而坍塌不堪的破房，污穢的街道，及三寸厚土的胡同亦有之，所以北平有句俗語：「無風三尺土：下雨一街泥」。真是不錯，可是久居北平的人，到沒有什麼感想有些人與其把錢浪費了，也不到他地去領略點新知識。

在本年七月五日的早晨五點三刻。我同楊君乘北寧車

駕一葉之扁舟，遊於湖上者。更是窮樂極愉，雙雙情侶，有坐於綠陰下者，亦復怡然自得，途絕路轉，見一石舫浮於湖面，長約五丈，闊約八尺，建築殊屬壯麗，然後回面向東，仍延湖欄後緩步而行，納息於知春亭，全湖景色，概入眼簾，風聲鳥聲，樹聲水聲，凝靜之中，時流天籟，於此亭內讀書。作文，遊戲。密語均饒興味。每當風清月明之夜，知友談心，以茶代酒。洞簫一聲，吹破大千世界之訣。每由晝慵午倦之時，沐浴湖中，亦足以振精神，誠爲一美境也。無何，轉道向南。忽瞥銅牛。即馳驅觀摩，未幾，又往來於長橋上，但見山而蒼蒼，湖水碧靜，桃紅柳綠。芳草鮮美，不覺心動神興，慨然而呼曰：「景物依然，帝王安在，遺恨常迢迢，熱淚湧波濤」。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乃依依作別。

——錄舊作

趙存儒

離開北平，在這天我四點半便起來了，昨晚的繁星尙閃耀着，可是今晨的天空已變得陰沉沉的可怕起來，時間漸漸的快要到了，我們便坐洋車到東車站去，我便買了兩張天津的三等客票，到了月台，登了北寧的三等客車，是時離開車十餘分鐘，站內的送行者，終繹不絕，我同楊君正在閒談，忽然打點了，機車也喝了一聲笛，接着車子便蠕蠕的轉動起來，離了這偉大漸近凋落的古城——北平

車子先是沿着城牆走，過了東便門，便往南走入平原了，車似電般的馳着，我忽探出頭一看，還見那前門矗立於城中，的確很魁偉，未有到過北平的人，不知將要怎樣的羨慕呢？

車過豐台，北平的影子就算完全消逝了，一會查過票去，只聽見車輪軋軋的前進聲，這時天仍然是陰着，所以車中的空氣，非常的黯淡。

我只好探窗外望，時正夏季故，四面皆是茫茫無際的曠野，但都生着碧綠的青草，及繁盛的五穀，車外一排排的柳樹，當車子馳過時也都飄飄蕩蕩的飛舞着，靠着軌旁的一條羊腸小道，偶有一二農夫抗着鋤兒走過，或有幾隻駝重的驢子，頭下掛着鈴兒，跣跟而過，頗具有一些幽然的古意。

車過了安定站，黑雲漸漸消散了，已露晴意，但仍有一兩塊浮雲在空中飄蕩着，剎那間太陽光照耀的眩目，那一片片的高粱玉蜀黍等，及肥小碧綠的樹葉，被金黃色的陽光照射着，更能顯出它們的盎然生趣，連地上的青草，在這時茁狀得可愛，一切一切當這個時候無不蓬蓬勃勃的充分伸展它們的生命。

在這莊嚴偉大的環境中，我不能不讚美着萬能智慧的造物者。

車仍舊不住的向前進行，遠遠望去碧綠的樹林，還隱隱約約的看見，幾處農舍，又有一二個煙囪突出舍農的上面，縷縷的青烟，裊裊的散動着，大概農家已在那裏做早

飯了。

我們正在領略着農村的情形，忽然覺得身子向後一倒，原在已到廳房了，車中的乘客，漸漸擁擠起來，幾乎連立錐之地也沒有了。

汽笛鳴後，車又進行，車中喧聲，更亂得振耳，一陣陣的臭汗味不斷的吹來，我終不能忍受了，只好又探出頭去欣賞大自然的一切，一大片綠綠的河，現在我的眼簾，在河中，間段生着蘆葦及三五的樹株河水鏡子般的平靜，所以蘆葦同樹株的倒影映在河中，看去時又清楚又可愛。

火車飛過一處鄉村時，一草舍的門旁坐着一個赤背的農夫，抽着煙袋，對着火車呆望，一個赤體的小孩，又招呼又跳着，迎着火車微笑。

車子又站幾站，車笛叫了幾聲，慢慢的停了，已到天津總站，我心中暗想天津就與我相會了吧？

停了一會，車再繼續着慢慢的進行，這時已在天津之內了，這時我所感覺的天津比北平活躍得多，人聲車聲，一切二切，都不絕於耳，忽然汽笛鳴了數聲，車子慢慢的停了，來到我的目的地——老龍頭——長蛇般的列車中，被乘客給踏破了，我們下了車出車站，便入了我新知識的領略地——天津。

一九三四，八，十，（北平補記）

風雪之夜

梁德賓

深灰色的烏雲已然密佈了，氣候漸漸的冷了，天色又慢慢的昏黑下去，那大片的雪花兒，便也紛紛的落了下來。

我在屋中作完了功課，又吃過了晚飯，已是九點半了，本來要睡覺去，無意識的推門一望，地下的雪已下得很厚了，屋頂上，地上，樹上，全裝成銀色世界，這時一切的嘈雜聲，都被雪兒彈壓下去，只有遠遠的幾聲犬吠聲和梆聲，除此以外，只有那無情的大雪續續的無聲無響的下一個不止，使我不由得打了幾個寒噤，啊！我真感謝造物者，把這烏黑的世界，造成銀裝玉琢的世界，多麼可愛呀！這也是二十世紀的青年，理想中的純潔世界吧！啊！明天是星期了，野外的風景更是可愛的，好了！今天早早睡吧！明日到野外玩玩去，踏踏雪兒吧！

但是今天，不知道受了何種的刺激，躺在床上不能入夢鄉，反來覆去的翻身，但是怎樣按捺，都睡不得，猛聽牆壁上的鈴噹噹……很清脆交了十一點，同時忽然外面呼呼烈烈的大風怒作起來，一陣陣的震動窗戶，好像要破窗而入，我忙將被子，連頭都蓋上了，而外面的大風大雪，

仍然交加不停，這時不由得激起我的感想來；唉！現在那富貴的人家，飽暖的躺在被窩裏，很甜蜜的睡着，而那些貧苦的人們，是否飽暖的睡呢？還是在那凜冽的北風中哭啼呢！想到這裏又好像聽見妹妹弟弟隱隱的唱着那歌兒似的：

呼呼北風起……雪花飛！

舖滿了大地……！

富貴的人家……怎樣？

貧苦的人家……又怎樣？

天呀求求你……求求你！

下些棉花啊……下些米！

貧苦的他們都站在北風裏！

大大小小的……哭啼啼！

啊！蒼天哪！那些貧苦的人們，實在是站在寒風雪地哭啼呢！真可憐！如果把雪變成了棉花和米，落下來救濟那些貧苦的人們，那是何等的公平啊！

外面的風聲愈大的可怕了，我的腦也疲倦了，再也不能想下去了……。

1934, 12, 15, 脫稿

翻

譯

淘氣的小孩 The naughty boy

俄國柴霍甫作
淚人譯

依灣依灣尼殖來波肯，是個漂亮的青年，安那斯來那父那咱不里滋柯，是個少女那扁扁的小鼻子更加可愛，他兩個在河岸慢慢的溜達着，坐在那橈子上，這橈子是藏在河邊上嬌嫩的密柳樹叢中，呀！真是好地方，你不信，你坐在那裡，就如另一個世界似的，只有那河內的魚，和那徐風拂起的微波，能看的見你，他們倆人預備的釣魚竿，魚鈎，小口袋，藏魚的小竹筒，凡應有的都有了，於是他們就開始了。

「哈！哈！我們到底清靜了，沒人了，」萊波肯左顧右看的說：「我有很多想要和你說的呢安那……多的哩……：當我頭一次看見的時候……嘿！你看咬哩？……我就明白了！我爲什麼要活着，誰是我唯一的愛人，我就貢獻給他誠實的心，……一定是個大的？……咬哩，……：當我頭一次看見了你，我就愛你了……我是真熱烈的愛你……：先不必動！再讓他多咬會……：告訴我！最親愛的！快告訴我！能滿足我的希望嗎？不能吧，我不值吧？我不能想那個……：滿足我的希望，——快拉呀！」

安那拉了竿子——「拉」，釣住一個銀綠的魚在空中映照着。

「好的很！是一個鱧魚！幫着點！——快看他要遁逃了！」鱧魚從鈎上脫了下來，跳在草地上，向着他的原地去了。——跳向水內去了。來波肯他並不去捉那小魚，偶

然捉着了安那的手，——拉到唇邊，但是她盡力往回拉，太晚了，又偶然的他們的唇合併了，是呀！這絕對是意外的事情，他們吻了又吻，然後起了誓，定了密約，……：幸福的時候呀！但是一事沒有絕對的快樂，假說快樂的本身沒有毒性，而毒質必從外面襲進來，這時就要發生的，當他倆吻的時候，忽然聽見了笑聲，他們向河內一看呆了，正是小學生克利亞，他是安那的小兄弟，他站在水內，正在看守着他倆呢！並且怒怒的笑着。

「呀！……：嘿……：接吻呀！」他說「對啦！嗷！我告訴母親去！」

「我希望你要——要學個高尚的人！」來波肯馬馬虎虎的回答「你：你偵察我們是討厭的！給我們告訴更是缺德的！總要學個高尚的人……：」

「給我一先令——俄國幣約我國四角八分——我就不說」。高尚的人回答反駁說：「如果不給我，就告訴去！」

來波肯從兜裡掏了一先令給了克利亞，他使用濕手抓住錢，還吹着哨，游泳走了，他們倆以後也沒有再接吻。

明天來波肯自城裡給克利亞帶了許多畫，一個球，他姐姐把所有的空小瓶都給了他玩，後他倆又給了他像狗頭似的一對扣子，這孩子以後極端享受這種遊戲，以後他繼續的偵察他們，無論什麼時候來波肯和安那走了，他也不離他們一步。

「畜類呀！」來波肯咬牙瞪眼的說「這樣小的孩，就成了這麼個流氓，將來可怎樣呢！」

在整整的七月中，這兩個可憐的戀愛者，沒有離開他一步，還不住的恫嚇着，要去告訴去，他總尾從着他們要東西，沒有東西使他滿足了——最後他又耍個金表，但是他倆也只得允許。

一次在將餐的時候，把餅乾佈遍了，他——克利亞——笑迷迷的向着來波肯說：「我要說出來啦……嘿……啊……！」

來波肯的臉變成蒼白色了，他也不去吃餅乾，拿起鋪桌布不住的咬，安那跳起來就跳出去了。

在這情況進行到八月底，有一天，來波肯向安那求婚

，啊！真是快樂的一天呀！當他們告訴他們的父母，已然得到父母的允許，來波肯就跑到花園裡，去追克利亞，當他找着了，捉住了他的耳朵，安那也正在找克利亞哪！跑來牽住那一隻耳朵，當克利亞呼叫的時候，你可以看見他們臉表現的，是多麼快活呀！

「親愛的！我再也敢作了，噫……噫……噫……噫……噫……噫……」他們以後承認了在捉小孩子耳朵的時候，是最快樂的時候，是有不可形容的快樂。

一九三四，十二，四，脫稿
【注】凡劃曲線者皆指釣魚而言。

短 詩

追悼已逝去一年的馬天良君

蕭維邦

嚴冬的暴風狂似的怒號，
陰霾黯淡的氣氛，
瀰漫了大地的周匝。
啊！已逝去一年的朋友！
我踏着這夕陽的慘景，
來向您哀悼！

※ ※ ※

荒塚累累之中，
發現了您的墳，
衰老的幾株枯草，
隨風蕩動。
我凄然對跪在你的墓根，
虔誠地向真宰祈禱，誦經。
這時候我的心靈微微顫動，

已往的歷史殘印，
深深激盪在腦海裡汎湧。

啊！親愛的德生！

逝后的韶光，

寢寢已屆一年，

知否？！在此悠悠的期間，

您雲外孱弱的弟妹，

年邁的慈顏，

日夜遙對着北國的天涯，

不知洒了多少酸心的眼淚。

可否？！回過頭來，

向他們慰安！

茫茫的人海，

污濁的社會，

誠然不足留戀，

只惜啊！

您偉大的抱負，

剛毅的精神，

救國教教的目的，

未能如願！

使人發生了無限的惋嘆？！

您憑着最后的掙扎，

擺脫了獠獠狃狃的故鄉——青海，

來到了迢迢萬里而久慕的異方，

爲的是啊！

爲的是開拓眼光，

博求學識，

期以貢獻宗教家邦。

未料到主賜您的壽短，

竟作了孤獨寂寞的幽魂，

長睡在人地生疏的異鄉。

啊！我親愛的德生！

人世茫茫，

何處是您的住宿，

我徬徨在纏綿的天涯，

只感到悽涼，悲傷！

何人是我心靈上的安慰者？！

晚上就寢后，

你和藹的態度，

活潑的精神，

湧現在我的面前，

譚笑自若，宛然如故，

然而忽然醒覺，

只呈着恐怖靜穆的夜色，
只有孤獨的我。

您的死是真宰的要爲，

新 年

新年，

不是所理想中的新年，

按說應該萬象更新；

實際上總彌漫着無限的淒慘，

恐怖與黑暗充滿在人間，

隆重的新年盛況，

簡直成了淒涼的表現，

新年

大概是忘了國難，

回憶過去的憂鬱與恥辱，

豈不是仍舊在面前，

天災人禍，內爭外患，

民不聊生，農村破產，

這只是國難的開端，

並非是國難的終點？

新年

用不着我們的哭傷！
祇惜我們西北上缺少了一個棟樑。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五拜墓歸
來后寫于晚燈下

張
章

三百多天的轉變，

試問過去我們是怎樣的發奮圖強？

恐怕只是醉生夢死，徬徨歧途，麻木不仁，

苟延殘喘，

恐怕只抱着得過且過，國家興衰「隨他去」的觀念，

莫非是迷着了老莊的學說？

或者是拜倒了楊朱的清談？

不然怎麼都萎靡不振甘心抱悲觀，

哀！同胞！不要忘掉人生的意義，

是自強不息努力前幹！

新年

聯想到官僚政客的缺點！

總想私人的榮華富貴與日俱增，

就不顧慮二次大戰也一天臨近一天，

別看人家空唱軍縮而實際備戰，

再看我們只不過將「誓死救國」當了口頭禪，

一旦國家類於危急，

能不受外人來制裁？
若想謀生存，改過錯，
唯有不唱高調不摸不刮的真幹。

青年

青年！青年！弱志的青年！
出了衙門千條路，你知道那條逕達樂園？
覺悟你現在已臨何地末？
你縱然覺悟，但，怎樣判斷？

現在你到了這個地方了——
休息吧，不忍漠視來世一園，
進行吧，面前重橫了千水萬山；——
青年！青年！徘徊雲那，瞬息一年！

你知道吧？青年！
烏鳥恩情，羔羊跪餐；
然而你……自命是高等動物，
你比牠們嗎，能不慚赧？

恐怖

恐怖！
恐怖！恐怖！
怎不使我恐怖！

方能復與國家搽去污點。

年前末一個的禮拜六下午寫

李怡梅

青年！青年！何不自贖？
你既無健翮豐羽，怎奢想與鶴聿齊觀？
水埋頭顱，山遶骨骼；
憶起了高堂賜言，已嫌晚，

你不見司園老圃嗎？
他冬不避寒，暑不避炎，
向籬角溪邊栽灌已念年，
然而，什麼果實結了，作啣環？

青年！青年！要反省自看，
整日價這個堪憫，那個可憐，
片片烏雲，遮住了你頭戴的天，
你才可憐哩！不自看！

驚戰的我毛骨悚然！
萬把鋼針刺透了I的心房！
啊呀！未曾哭喊出來！

正中

紫紅的血

激激的從針孔裏冒出來了！

x

x

x

啊！

恐怖啊！恐怖！

我不知道這是誰的罪惡？！

我更不明白什麼是人道？！

觸目驚心的我，

雖然

掙扎到十二分！

怎奈這無人道的情地！

霽後的雲

東阜

錦綉春露出千家楊柳美，

看今生安逸只待此處歸，

君莫笑岸上漁叟醉江天，

更莫笑十字街頭百結衣，

*

*

赤裸裸的來，乾淨淨的去；

勝似沽名釣譽鑽名營利，

你知道否？——

嚴肅是敬你，巧笑是騙你——

既不會深則厲，又不懂淺則繫；

不容你的仁義來相吻！

哭啼！恐怖！已成了我的情操！

我不知道這是誰的罪惡？！

我更不明白什麼是人道？！

親愛的同情者啊！

我們且要忽然的離別！

可憐的骷髏！

我將要永久擁抱着你們，

痛哭！

那麼，人家將指點你非聰明伶俐。

看——最高峯曾有幾人造得？

而且——天何嘗爲我們設「行動尺」？

*

*

*

夕陽山墜，烏陣林鳥啼；

還不明不暗的斜暉，棄又不忍棄！

哦！這還配談什麼「乾靜靜的去」？

來！「江天」麗，「百結衣」披，「楊柳美」

雪夜，東阜。

梯袍

風透征衣，雪葬頭顱

我不自信我是一株綠葉紅花，
但爲何受不得這冷刺之苦！
更爲何不自信是歲寒後的老樹！

今年的今天，似乎還同去年的今天；
今天的心爲何似秋雲野帆？
有心想改造，捨不得去年；
有心想因循，捨不得「當然」。

雨

天還沒有晴，
斗室裏無人在笑；
生活在掙扎中的腳，
踏着連日的泥濘。
嘆一聲冷靜，
暴燥的火性亂跳；
雨絲更密了，
單調的叫賞：「大餅」。

箴言漫語

一、沒錢的人，如能維護自己的偉大格，雖處在卑困的地

殿英

萍影遠賜千金字：「決不舊情棄」，
我待相信，只怕是等因奉此；
不相信，怕人家指背失義。
寒窗苦人夕，萍！能不使人憶起「秋舫月下故賊」！

凍指冽膚，又逢立正稍息。
薄薄的一雙手套，表現出你底無限的誠意，
這「真」存在潛隱的臨行中，我雖沒表示謝，
但，埋在寒冰的土，阜啊！知道我底寸思

野戰歸來。殿英。

子興

六百銅錢一斤，
閉緊兩耳仍可以聽得見，
寂寞的心頭片刻也難安寧。
弄一斤大餅，
囊中可曾有錢？
且自問問看。

二十三，十二，二八，脫稿

楊儒

位，亦是難能可貴，這是因爲他保守人的人格呢；

校 聞

○初中講演競賽會○

籌備已久之初中講演競賽大會，於十二月廿八日午後二時舉行了，因為師長平日指導的得法，同學們的努力，成績還算不錯。會場的佈置非常整齊，同學參加的也很踴躍，諸位講演員都有相當的預備，豐富的材料，演辭已在論文內披露，勿庸再敘；以初中的學生，有如此的結果，實屬難得。一陣號聲，壓住了人們的喧嘩，大會就開始了。

主席：韓再堯

評判員：楊主任新民。張主任道生。王先生一民。

有錢的人，如因爭名奪利，喪失了潔白的人格，雖為特權階級，亦是萬人唾罵的敗類，這是因為他失去做人的本旨。

二、處處能認為自己有過錯，事事能知自己有短處，這種人正是造成英雄的種子。

三、公正的形態，即是威嚴的表現，這時候神鬼為之歎動。

四、第四階級的痛苦，是第三階級的罪惡，第四階級的幸福，是第三階級的遺德。

五、人要向你獻慇懃，那是你的損失。

六、賢者處世，上不欺於天，下不負於地，外不騙人，內不愧於心，終生做一個清白的人，絕沒有一絲一毫的裂痕。

七、處處能替人着想的，那才是好人，是含有英雄的本色；處處替自己着想的，那才是歹人，是含有敗類的因素。

八、林肯說：人格操守，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力量。

結果：第一名趙伯宏。

第二名馬國翼。

第三名馬耀

第四名王世仁

第五名趙存儒

講演的諸位同學，都有精彩的演說；因為獎品的關係，只能錄取前五名，實為美中不足。這五名內除第二名為初一同學外，其餘四名，均為初三同學。這實在是初三同學的榮譽。(肇)

○校內隊際籃球賽○

體育部主辦之校內隊際籃球賽結束了，賽了足夠三四個月，參加的共有十隊之多，足見我對於體育之注意，並且我對體育之普遍性，於此亦可相見，每天於下課後

結 賬

還新年好！開齋好！

時光過的這般快，轉瞬間一學期又算結束了；我在出版部長的位子上鬼混了許久，現在回頭看看，只是慚愧的很；一學期的時間可真不算短，在一個人生活的歷程上也佔有相當的距離，忽忽飛去了，不過才僅僅出了兩刊，說來是很可惜的。至於責任問題，不能完全歸之於出版部，因為西北月刊是全體同學的西北月刊，是全體同學的言論發表處所，那自然是凡屬我們同學都有投票的權利，同時也就是有維護西北月刊的義務。西北月刊不能如期出版，那是我們自己放棄了權利，怨天尤人於事何濟哩！自然西北月刊不能按期出版尚有其他原因，不過那是局外人所不能得知的。

說也奇怪，也不知諸位同學怎麼一高興？忽然黨子紛紛飛下，所以這一期很容易的出版了；從量的方面說：不敢說絕後，但總可以空前了，這也是我竊以自慰的一點。高一的確是好，不愧師長們誇為模範班，冒雪的野外演習，那不過是吃苦精神表現的一點，也不值的諸位稱道不已；再拿本期的投票來說！西北月刊幾為高一包辦，這

，即有幾隊對抗，位處偏僻的我校，因此也熱鬧起來了，探的是單循環法，並組有評判委員會，以任評判事宜，結果一九三六甲隊得冠軍，由學校給獎，以資鼓勵。（華）

浴 溼

也不是我替高一吹氣，事實就在這裏擺着哩。

我幹了這一學期，得了幾點經驗，這也無所謂經驗，不過就是證明了人家從前說的這種事是真，是實際從事理觀嘗出看的現象，我不敢自得，增錄在下面，作為我年節與諸位相見的禮物。

1. 人要自量，要認清了自己；換言之；就是要守本分。假設要違背了這句話，所作出來的事情，雖自己認為沒什麼，但那將要給別人許多煩惱，因煩惱而起憎惡，這可說是必然的事實。

2. 一個人假設完全拋棄了自己的主見，什麼事都為適應環境起見，而只聽他人的主張，俯首貼耳，甚至搖尾乞憐，那的確是奴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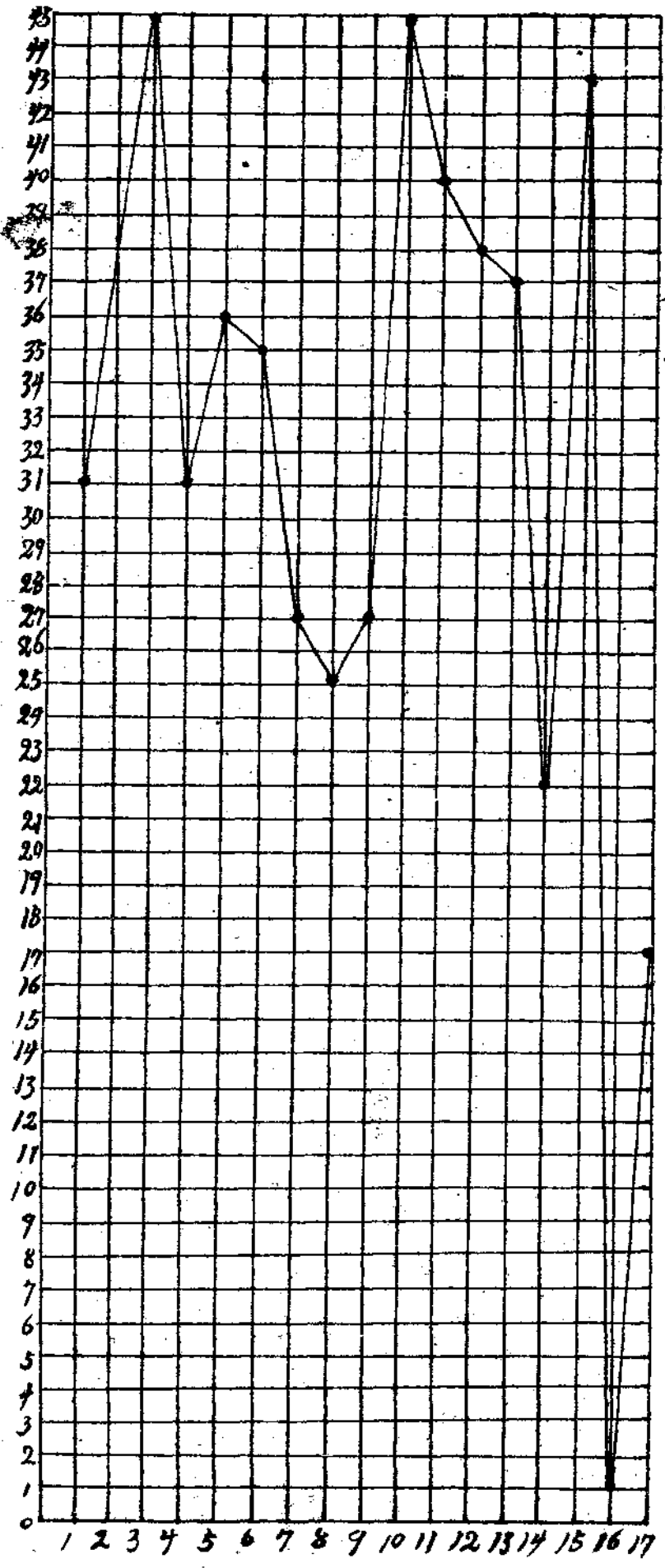
3. 為人言語態度要和藹，不然只對人苦喪着臉，俗語說的如死了爸爸似的，叫人家看了就有不痛快的感覺；你說叫咱們看起來，這是何必呢？但也不能見了人沒話找話，甚則見了人就媚笑，那也失去了做人的意義。得！別說了，臨放啦！預備預備功課吧！我這一學期的責任就算盡到頭了，就此宣告下台。回見！

廿四，元月十二日（臘八晚）

圖書部統計

快！真快！自本館開館以來，眨眼寒假又跑來，計本學期閱覽人數，尚稱踴躍，現在寒假既然逼近，本部為時間所驅使，及見各部亦紛紛停止工作，不得不翻開賬本，打打算盤，以比例數統計的結果，以高一成績較佳，平均每人十五次，初一初二次之，茲將高一本學期每週閱書人數，作一曲綫表如左：

高一閱書人數曲線表



本校各班閱書一覽表

閱書次數	各班平均	人數總計	各班閱書	人數	班次
4		66	高中三年級		高中
2		59	高中二年級		高中
15		338	高中一年級		高中
8		342	初中三年級		初中
11		498	初中二年級		初中
13		766	初中一年級		初中
10		2269	數總計		全校人